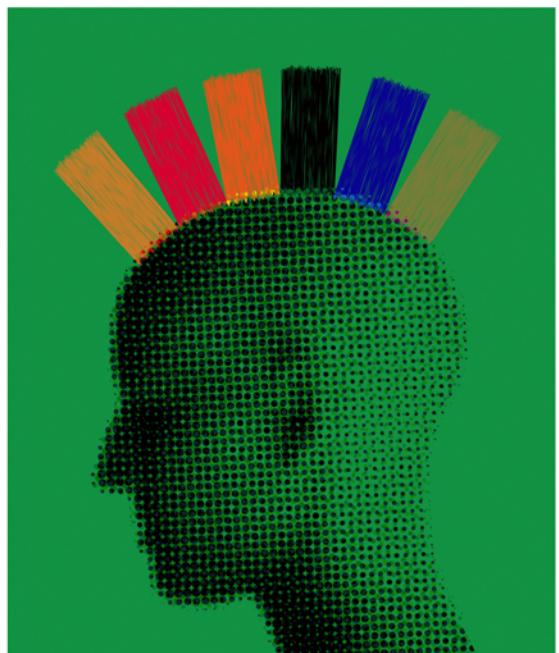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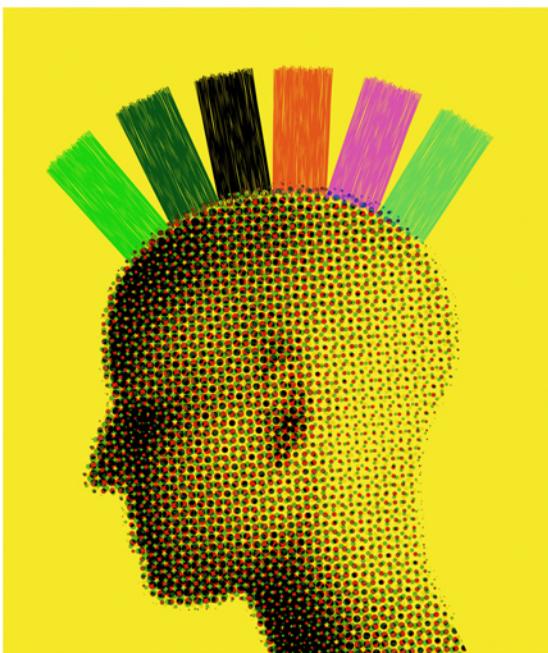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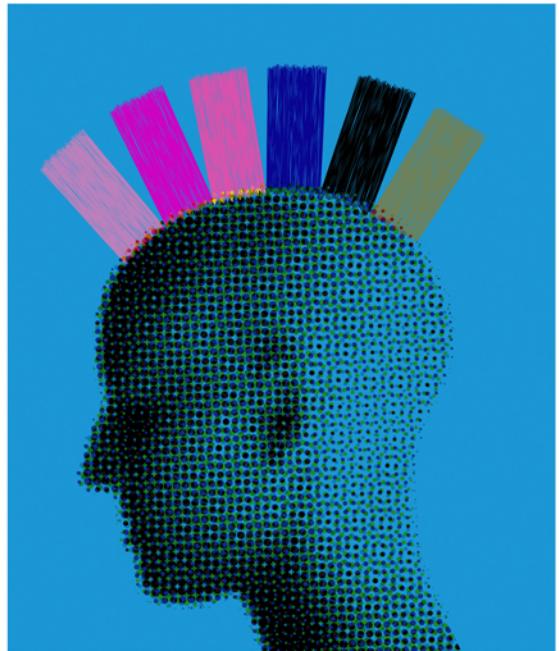


les⁺

24
Apr / 2011



+CONTENTS

编者的话	04
艺术	06
【写下我们的历史】	
新闻	
人物 克里斯丁·奎恩	10
事件	12
声音	14
专题 在路上	16
记录 情人节，我们上街去	18
【骄傲的存在】	
专题 我们是女双性恋，也是拉拉	28
我是不是双性恋和拉拉，并没有那么重要	34
因为爱·谁都不要离开谁	36
内在的酷儿	42
双性恋的迷失/真实	46
人物访谈 Lorri Jean	48
【一群人的世界】	
文艺志	
视觉 相爱，然而独立	52
城市 对于美的追求	58
文艺 她们是我见过最英俊的女人	62
文艺 仗剑天涯只为她（他）	68
专栏	
拉拉名人演义 西蒙·德·波伏娃	74
蕾丝辞典 20年代的柏林拉吧	78
同运史 我是名同性恋者，同时也是位精神病专家	82

+team

《les+》这群人

主 编：大头

编 辑：sam、小三、夜西

创作团队：手绢、金星、lxtab、言、大头、范坡坡、吴静如、山水酒

发 行：一一、火星

推 广：蛋挞、妹妹、文子

投稿赞助：lesplus@yahoo.com.cn

申请代理：13717706240（短信）

les+杂志由北京女同小组同语支持

同语邮箱：tongyulala@gmail.com

les+网站：www.lesplus.org

les+系列产品网络订购：http://shop34197383.taobao.com

新闻制作版权归les+杂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印、转载。

视觉设计：gogo

摄影：穆静

校对：留、sam

网站支持：一一、古月

广告：sam

同语网址：www.tongyulala.org

les+博客：http://blog.sina.com.cn/lesplus

下一步
怎么走
？

文/大头

久等了，亲爱的读者。自从2010年夏天出版22/23合刊之后，第24期迟迟未能面世。很多读者在问：les+是不是停刊了？面对这样的问题，毫无疑问，责任都在编者，具体而言，也就是这一期的轮值编辑——我。

随les+走过五年的历程，无论在哪个场合，我都不忘表达这个完全义务组成的工作团队有多么出色，我为它而骄傲，每一个工作者都值得为它骄傲。想想看，没有人从中获得任何收入，却要承担各种繁杂琐碎的工作压力，并且不断涌现新的创意，为中国酷儿文化创造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这本身就是一个“骄傲的存在”。

2010年秋天，gogo和我访问台湾时，遇到台湾拉子杂志《女朋友》的编辑。《女朋友》创办于1990年代，是华人女同志杂志的前辈，几年后因为主创者的个人原因停办。她们问，les+可以避免《女朋友》的命运吗？

这也是许多人对les+的疑问，或者说担忧：几个朋友、情侣出于热情创办一份杂志，可是热情无法持久，组织化是不可避免的方向，而组织又怎么能离得开人？如果组织结构不健康，工作人员将会疲于奔命而成就感极低；如果核心组织者疲倦离去又无新生力量补充，组织也只是空壳。做组织之难，不下于做杂志、做话剧、做展览这些具体的事务。但无论如何，单打独斗的年代过去了，绿林好汉嘯聚结义也已成为历史，必须探索新的组织方式——新的、有效率的、同时也是尊重个人的、民主的方式，必须停下来好好想一想，下一步怎么走？

对此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只能凭着耐心、理性一步步探索。不止是les+，这也是许多草根同志小组当前面临的问题，资金匮乏、大环境的限制，这些外部条件抱怨抱怨就好了，最重要的是：自己怎么办？人力不足，志愿者流动性太大，资深组织者疲倦了，新人工作能力不足，这些永恒的问题怎么解决？如果自身不够强大，创造力不足，又怎么谈得上改变世界？

对于个人而言，绝大部分组织者同时还有正职，同志工作花去越来越多的时间精力，几年过去，年纪渐长，精力难以兼顾，生活已不容太多的分心，是要选择这个，还是那个？

这是中国草根NGO的困难处境。组织能力弱小、不够专业化，人们凭着一腔热血拼体力。当这不可能是份谋生的职业，不可能是一个看得到十年后、二十年远景的工作，如果只是抱着献身的精神，燃尽而去是早晚的事，如此，运动没有前景，同时从道义上来说，也没有尊重和善待工作者。

去年10月，洛杉矶同志中心CEO Lorri Jean访问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经营，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同志中心，有200多名员工，每年预算2000万美元以上。在les+的专访中，Lorri大学时是学法律的，毕业后在华盛顿工作，业余时间做同志运动。可是她发现，自己喜欢做同志运动多于做本职工作。于是她开始寻找机会，怎么样能找到一份同志工作，但收入也不要太低。当时的她还有一个担心，如果做了同志运动，还能回到法律领域吗？毕竟这不是能被社会接受的身份。今天，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Lorri本人是一个募款的高手，在给北京同志中心做的募款讲座中，她说，你们要记住的第一条是，我们的工作改变了整个社区的处境，如果不是我们的工作，大家的生活不会有这样的改善，所以，我们的募款是理所应该的！

洛杉矶同志中心不是les+的方向，然而不妨让我们怀抱希望，畅想十年后，二十年后，每一个组织的样子，中国同志运动的状况，然后再回到艰难的现实，踏实前行。

苦情不是les+想要的色彩，欢快、开放，与众不同——这是les+的基因。

Ai Weiwei
New York Photographs 1983-1993



Xi Xia at home
1988

写下我们的历史

编辑/留

克里斯丁·奎恩

2006年1月，奎恩以50票对0票、一票弃权的绝对优势当选纽约市议会议长。她是纽约市议会第一位女议长，也是任该职的第一位公开出柜的同志。任期内，她为争取同性恋权益付出诸多努力，日益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克里斯丁·奎恩是在天主教高中上学时发觉了自己的性取向，但彼时她却无法坦然接受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即使在此后，她进入圣三一学院，并在那里爱上了一个女子，她也依旧坚持认为这段感情注定要失败。她费了很大气力，才得以让自己“摆脱”这份感情。

她尝试与男人约会，但不久后便意识到，建立异性恋关系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此后她便开始独自生活以调整心态。然而，这种将自己封闭柜中、对美好的爱情感到无望的状态，成为了她难以承受的负担。接受采访时，奎恩说：“这对于几乎所有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心灵根本无法负载，不管怎样，它都会一直纠缠着你。”

奎恩终于向她的父亲出柜了。她的父亲，劳伦斯·奎恩（Lawrence Quinn）曾是一位电气工程师兼工会代表。同时，他还是个忠诚的民主党人。起初他完全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断然回应道：“你再也不要说了！”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父亲对女儿的爱最终还是帮助他克服了疑虑。

劳伦斯·奎恩甚至成为了友同人士，他和女儿一同参加纽约同志骄傲大游行，还与奎恩的伴侣——金·凯图罗（Kim Catullo）律师——的父亲安东尼·凯图罗（Anthony Catullo）成了莫逆之交。

大学毕业后，奎恩的第一份工作是为纽约一家倡导修建经济适用房的机构做说客。1991年托马斯·杜安（Thomas K. Duane）参选纽约市议员，奎恩便离职从政，担任杜安的竞选经理人。杜安作为市议会中第一位公开出柜的同志成员竞选成功，之后的五年，奎恩一直都是杜安团队中的首席参谋。此后，她担任纽约“男女同志反暴力计划”（New York Gay and Lesbian Anti-Violence Project）的执行董事。此间还被鲁道夫·格里安尼（Rudolph Giuliani）市长提名进入纽约市政政策/社区关系工作组（New York City Police/Community Relations Task Force）。

奎恩为自己是女同志而感到自豪，同样也以自己的爱尔兰裔身份为荣。她一直都想参加纽约的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每年3月17日，爱尔兰国庆日）大游行，但当奎恩作为“紫绿同盟”（Lavender and Green Alliance，又名Muintir Aerach na hEireann，爱尔兰裔同志组织）的代表参加1999年大游行的时候，却因“目无法纪，行为失范”而被捕。

但奎恩毫不气馁，继续努力加入游行。2006年，她积极地与活动主办者沟通，却屡遭冷遇。有记者问她，为何不搁置性向问题，单纯就作为爱尔兰裔美国人参加游行，她答道：“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个爱尔兰女同志，我没法硬生生地把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剔除并且束之高阁，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

1999年，奎恩首次竞选公职以接替杜安的市议员职位，此时的杜安已被选为纽约参议员。她赢得了职位并迅速投入工作，创设了一系列记录，不仅关涉到同性恋权利，还涉及女性健康、经济适用房、幼儿教育、营养保健计划、图书馆维修，以及游说改革。

2006年1月，奎恩以50票对0票、一票弃权的绝对优势当选纽约市议会议长。

奎恩深刻地认识到，需要自己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且极富挑战性，但她对此依旧持有颇为乐观的态度。她认为，通过卓绝的努力与不断的磋商，成功并非可望不可及。2007年，在接受采访时她说：“我很少遇到奋斗与沟通解决不了的困难。事实往往是这样，当人们离开谈判桌、离开房间的时候，他们也就放弃了对共通的寻求，这完全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你必须坚持去洽谈、去倾听，不要因为对方回答了“不”而畏惧不前。”

名人的一小步，是公众的一大步

25位同性恋大学校长——组团出柜

近日，美国25名大学校长集体出柜，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他们组织了一个团体，希望促成高等教育界对同性恋议题更公开和更正面的讨论。该团体的成立宗旨，是希望以学校领导人的身份起带头作用，为同性恋者提供更多支持，并期待在高等教育界开启更多讨论。

他们的目的不在于鼓励所有同性恋者出柜，而是鼓励年轻同性恋者以他们为榜样，勇敢面对自己的性取向。

点评：有这样的校长，是学生之幸。

艾梅柏希尔德——美女出柜

女星艾梅柏希尔德（Amber Heard）曾出演过《爱你至死不渝》、《菠萝快车》等影片，是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位性感辣妹竟然是同性恋。她和摄影师女友Tasya van Ree一起出席了第25届GLAAD，她不仅大胆出柜，还为公开性取向的自己感到骄傲。

她和摄影师、画家Tasya从2008年开始交往，这也是她们第一次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艾梅柏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赞女友非常有魅力。

安妮·海瑟薇——主动要求扮演同性恋

据说，好莱坞现在流行扮演同性恋？就连大美女安妮海瑟薇跃跃欲试想要客串一把，迫不及待的她更是暗地里为自己“写好了剧本”，要求在热门剧集《欢乐合唱团》中扮演一个拉拉。

在参加晚间脱口秀节目时，安妮海瑟薇告诉主持人：“我真的非常想上《欢乐合唱团》，我想要演库尔特久未联系的亲戚，一个也是‘同志’的姨妈，我会教导库尔特关于性方面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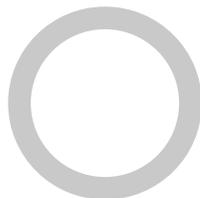
范冰冰——与女导演公开舌吻

范冰冰主演的电影《观音山》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东京电影节上获得了两项大奖，一个是最佳艺术贡献奖，一个是最佳女主角。剧组连夜从东京空运影后奖杯回北京，前天，女导演李玉带领剧组集体现身，为范冰冰补办一个“颁奖仪式”。情绪高涨的范冰冰和女导演李玉当众上演了热辣之吻。此外，范冰冰还送给李玉一辆价值10万元的奔驰Smart。

奥巴马——支持同性恋青少年

美国总统奥巴马专为支持同性恋倾向青少年而录制的视频发布在Youtube和白宫官方网站上，该频道是发起者在最近同性恋青少年多起自杀事件发生后，专为支持因遭受欺凌而处于无助状态甚至想自杀的青少年而开设。

在超过三分钟长的视频中，奥巴马对同性恋倾向的青少年们说：“我想说的是，你们并不孤单，你们没有做任何错事，你们没有做任何该被欺凌的事。此外还有整个世界在等待你们，充满了机遇。还有爱你们、关心你们的人在”。



关于结婚，我们一直在努力

广东：首对拉拉公开举办婚礼

2011年，第一天，广东中山一家酒店举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婚礼：穿婚纱、切蛋糕、拜天地、互换钻戒……和其他“中西合璧”式的婚礼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主角是两个人。

这是广东首对公开举行婚礼的同性恋恋人。婚礼邀请的来宾有150人左右，多为圈内朋友，每个人的手臂上都贴着粉红色的心，写有各自的昵称和QQ号。

武汉：同性婚姻的街头倡导

2011年3月8日，2wheels4change艺术家团体在武汉街头举办活动，倡导同性婚姻。活动内容包括：举行同志婚礼的快闪表演，由八对同性情侣站在预设的地点，摆出心形方阵，定格一分钟，热吻。此时2wheels4change的艺术家们在此方阵周围演奏结婚进行曲的音乐，之后出现一对同性情侣走近此方阵中央，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越南：第一个同性恋婚礼

2010年底，两位同性恋女生在河内举行婚礼，这是越南第一个同性恋婚礼。新娘垂玲（Thuy Linh）与“新郎”光明（Quang Minh）今年19岁，是越南芮福兹（Raffles）大学一年级学生。两人的亲人与朋友都来参加婚礼并向她们祝福。这个婚礼在去年底举行，至今仍在越南形成话题，余波荡漾。婚礼多天后，婚礼短片出现在YouTube网站、Facebook与其它社群网上，吸引许多人关注。

北欧：首个空中同性恋婚礼

2010年，12月6日，北欧航空公司将在从斯德哥尔摩到纽约的A340班机上，全球“首创”为同性恋者举行空中婚礼。北欧航空说，民航班机上举行婚礼，已有先例，不过同性恋的空中婚礼则是首创。他们表示，北欧航空是全球思想最开放的三个国家所有，在空中同性恋婚礼上扮演“开路先锋”，当仁不让。北欧航空还打算举办美国版的竞赛，优胜者可以被邀请到瑞典度蜜月。

阿根廷：1300对同性恋者结婚

从2010年7月阿根廷国会通过允许同性恋者结婚的法律以来6个月内，已有1300多对同性恋者结婚，在首都都有465对同性恋结婚者。70%的婚礼是在男性之间举行的，他们已经共同生活了12至15年。去年允许同性恋者结婚的法律被阿根廷国会通过，成为拉丁美洲第一部准许同性结婚的法律。此前对这部法律草案曾有过激烈的社会和政治的辩论，教会认为这一措施是“一场对上帝的战争”。

美国：心理学学会支持同性婚姻

总部设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心理学会是全美最大的专业心理学学术组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心理学家组织。在2010年的年度会议上重申了其支持同性婚姻的支持，并指出APA的年度会议为呼吁科学界共同声援这一立场提供了绝好机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心理学家组织，我们感到此时此地声明学会对平等婚姻权利的坚定支持至关重要，”学会主席、教育学博士卡罗尔·D·古德哈特女士表示。“随着同性婚姻议题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重要性逐渐升温，我们在此借用年度会议之机向科学界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一立场作为我们整个态度的基础，已经影响了很多为达到这一平等目标努力工作的议员、法官及官员。”

是翻过我们历史上这一章的时候了。

——美国将解禁军人同性恋，废除17年“沉默”政策，奥巴马对此发表声明。

只要她能履行议员的职责，照顾好选区居民，发表合乎情理的演讲，做出应有的贡献，她的私生活属于她个人，就是这样。

——针对新加坡有朝一日能否接受同性恋国会议员，李光耀说。

那些只因为他们都是同性恋而去欺负少年的现象——这太不可想象了。很抱歉我发火了，但这里是美国。

——麦当娜上电视力挺同性恋等群体。

如果同意在中国批准同性婚姻的人就转发一下吧，我想做个试验，看看究竟有多少人赞成。

——李银河在网易微博热议同性婚姻，征集网友们的看法。

当人们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时，
我们不能保持沉默——不论他
们的种族、信仰、年龄、性别
或性倾向如何。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马拉维议会演讲，指明维护基本人权不分性倾向。

是的，我们都是同性恋。记
者，你们有话尽管问。

——成都18位同性恋主动约见媒体宣示“存在”，他们渴望讲出自己的故事。

”

未必忠言却逆耳

我们必须采取严厉的行动阻
止该风气增长成为社会的一种
病态。

——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发展局总监旺莫哈末说，他同时认为同性恋文化威胁国家安全。

在路上

——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

文/留

2011年2月14日情人节，18点41分，李银河在其网易微博发表了一条留言，调查中国赞成同性婚姻的人数，由此遭受了一系列的争议和关注。

从十年前开始，李银河每年都坚持在“两会”期间提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但之前的几次提案，都不了了之。今年，她依然坚持了这个提案。

与往年不同的是，在提交提案之前，李银河通过网易微博发表留言，调查中国赞成同性婚姻的人数。众多名人和网友非常热烈地参与了此提案的讨论，随后广大媒体积极跟进，整个社会对同性恋人群的关注达到高点。两周后，共有2122位网友转发了李银河的这条微博，4265位网友回帖参与了这条微博讨论。其中，“支持同性婚姻”的共有5025条微博；反对者共有1720条微博。

虽然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交今年没有通过。但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社会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参与探讨同性人群的婚姻话题。我们可喜地看到，中国民众对待同性恋人群时，比往年更加宽容、更加多元。任何人的婚姻权都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总有一天我们能争取到属于自己应有的权利。

微博原文：

李银河：我不知道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赞成同性婚姻，它的好处不用多说了。中国有3-4%的人不生育，最高兴的应当是国家计生委。此外男男性关系中艾滋病感染率在急剧升高，如果有了同性婚姻，能救很多人的命。如果同意在中国批准同性婚姻的人就转发一下吧，我想做个试验，看看究竟有多少人赞成。

李银河说：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五个理由

理由一：作为中国公民的同性恋者，同样享有结婚的权利

理由二：改善同性恋人群的人权处境，证明我党和政府代表先进文化

理由三：减少性病传播的可能性

理由四：有利于控制人口

理由五：有利于国家的形象和社会的稳定

其它女性时评作者如何看：

“婚姻并不是单纯的生理个体结合，以器官判断婚姻的合法性很迂腐”

——木子美 专栏作家代表作《遗情书》

“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并没有性别限制，甚至没限于一对一”

——李昀 女性时评作者，华南理工大学教师

“允许同性婚姻”并非“鼓励同性婚姻”

——柯倩婷 性别研究学者，中山大学硕士生导师

“同性婚姻可降低艾滋病感染率”

——凝眸 女性时评作者

PS: 关于同性婚姻的3个数字

1、有25个国家承认同性伴侣关系

承认同性伴侣关系的国家有25个，但亚洲大陆上，暂无任何国家承认同性伴侣关系。

2、有10个国家承认同性婚姻合法

世界上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有10个，分别是：荷兰（2001）、比利时（2003）、西班牙（2005）、加拿大（2005）、南非（2006）、挪威（2009）、瑞典（2009）、葡萄牙（2010）、冰岛（2010）、阿根廷（2010）

3、8成同性恋被迫进入异性婚姻

在中国的4000万左右的女同性恋者当中，约有8成迫于传统和社会的压力，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异性婚姻；带来的是8000万人生活在不幸的婚姻生活中。

情人节，我们上街去

文/浅夜

2011年的情人节你怎么过？和老婆大胆牵手逛街迎接异样目光？还是乖乖呆在家中制作恋人大餐？在北京，咱们同志带领记者团队转战两处繁华之地，带着玫瑰和道具，带着热情和耐心，走上大街去——向整个社会宣布，我们同志也需要结婚的权利！

2月14日上午10点，灰烬带领着志愿者从同志活动中心奔赴建外SOHO广场，此刻，其他记者们也在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个坐标点。11点，集齐了的大家开始将道具——头部挖空的同志婚纱照——摆在人流最集中的路段上，口号亦喊起来：“支持同性婚姻拍照，送玫瑰花！”

在这一天的北京城，四处都有卖玫瑰花的年轻人，而同志志愿者手中的玫瑰，不卖只送！它们被淡粉色的宣传单包裹，那上面印着倡导同性婚姻的倡导书。“我们一共准备了150朵玫瑰，昨天就包好了宣传单，内容跟之前那些年所写的差不多，希望公众能够看到同性伴侣也有结婚的需要。”北京的情人节，天还很冷，灰烬搓搓手，目光里有一种坚定。

与玫瑰花同时发放的，是2009年情人节，同志组织在前门做的同性恋结婚时拍下的婚纱照。卡片上两个女孩子绽放着如花般的笑容，当然也有男版，深情凝望的眼神分外动人。据组织活动者介绍，这些卡片提前4天制作完成，一共印制了200张。

一切就绪，随着时间的推移，星期一的建外SOHO很多白领开始去餐厅吃饭，我们的同志队伍在冷风中继续奋战。“开始的时候有点尴尬，没有人理我们，站了一会儿也喊了半天，脸皮也厚了，干脆就去迎着来往的三五人群，跟他们讲我们的活动，有些人不好意思，我们直接站出来与人合拍。”小A抱着头部挖空的同志婚纱照，大概成了当天与最多路人合影的女孩。

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各路记者纷纷抓住机会，采访合拍的路人。一个年轻的独自走路的女孩，被小A劝说与其在女同志版婚纱照合影。有记者采访她对这件事的看法，女孩笑言，“挺有意思的，宣传单也许会看看。总觉得同性恋国外比较多见，国内好像很少见到。就算有，也没见过结婚的。”“如果你的朋友是同志，你会支持吗？”“不会特别支持，也不会怎么样，随她呗！”——据Sam讲，这种观点大概代表了中国人最为普遍的反应。

当然也有出乎意料的白领，在记者的镜头前不仅与朋友合影拍照，还表示自己正在“同志化”过程中，“我觉得真的同志爱情，也许就是一种情感寄托到同性身上吧，我支持同性婚姻，也许自己现在正在朝同志发展。”

随着拍摄的人增多，许多女孩加入了进来，“过去拍着玩，反正也没什么……”女同志版这边渐渐找路人拍照火热起来，男同性恋版的婚纱照却陷入低谷，现场最积



极的男同志E并未表现出气馁，“是这样的，女同志这边两个女子的婚照的大众接受度会高一点。”谢谢我们的外国男记者，一名中年男子主动与之攀谈问起状况。聊了一会儿还主动拉起小A拍照，调侃道这是“老夫少妻”。

一些时候，两个女孩经过，往往一个人好奇想停留，另一个干脆不理将她拉走迅速离开。而附近餐厅里吃饭的人们，则纷纷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不知这样的围观能否改变世界。“有人关注就是好的，同志发出声音，大众知道我们的诉求，这就很好。”Sam说道。

“怎么会有两个男人的结婚照？”一些对同志一无所知的路人大声的质问，表示非常惊讶，直至活动结束，这样的观众并不在少数。一个被拉过来合影拍照的乡村男孩态度十分强硬，“我强烈反对同志结婚，这样的人是变态！”男同志E没有任何怒气，耐心地给他解释，“其实这是不同的人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外国好像有，咱们国家不行！外国已经发展到那种程度了。”“是因为发展到那种程度你就可以接受同性婚姻吗？”“我永远不会接受的，如果是我的朋友，我也不会支持。”面对这样的倔犟，同志志愿者也只有叹气的份了。

时间转到下午1点，灰烬带领一众队伍转战崇文门新世界百货门前。“我们也是临时知道的这个百货公司门前有公司搭台子举办接吻大赛，我急忙发微博，号召有兴趣的同志情侣踊跃参加比赛。”钟声敲过2点，原本定好的接吻比赛不知为何临时取消活动，同志志愿者们和记者已经到达，大家决定，同志的接吻比赛还是要照计划进行。

于是，在舞台下面，同志接吻被长枪短炮的媒体围住拍摄，不明真相的群众也纷纷围观，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人。许多外围的观众不明就里，问了才知是同志接吻比赛，有发出欢呼加油鼓劲的，也有一脸漠然转身离开的。“好在，它取得了相应的宣传效果，至于大众到底会选择怎样的态度我们并不强求，但是明年，我们一定还会继续在情人节做各种创意活动，直到同志婚姻合法的那一天，而我们相信，一定不会遥远！”





TIPS:

全球同性恋情人节活动汇总

在2月14当天或前一天，全球各地的一些同志团体和人士在公共场合发起或组织了不同形式的情人节活动，表达同性恋者的爱情和对平等权利的诉求。

中国：

南宁：广西南宁蕾丝社、同志之声等团体在2月14日组织了街头派花活动，希望送出同性恋者的情人节彩虹祝愿。

广州：智行同志中心的同性恋情侣在情人节参加了一个农庄的激吻大赛，让同性接吻和异性接吻同时出现在了赛场。

上海：爱白上海小组等团队的成员于情人节的前一天组织了街头活动，他们亮出彩虹旗和彩虹服饰，希望让爱漫步于上海的大街小巷。





全球：

希腊：首都雅典的同性恋权利人士在闹市街头参加情人节活动。

秘鲁：国内的同性恋团体在利马举行象征性集体婚礼。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同性恋权利团体举行了第一次获官方批准的示威集会，参加者在司法部门外呼吁消除恐同和歧视。

美国：洛杉矶的一些同性恋恋人在2月14日的申请同性结婚的象征性行动中。

骄傲的存在

编辑/夜西+sam

Bisexual

双性恋专题

Don't
assume
I'm
straight.



Don't
assume
I'm
gay.

我们是女双性恋，也是拉拉；
我们所有的情感和欲望，都是发自内心的真实；
我们爱女人也爱男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爱自己。

我们是女双性恋，也是拉拉

——从集体发声开始存在

文/夜西（Bi the Way·拜坊社团工作人员）

大家是否曾经和我有相同的疑问，不知道“拉拉 / 女同志（lesbian）”这个令人骄傲的身份认同是否包括了女双性恋（bisexual）呢？当LGBT同志运动高举着“真爱不分性别”的彩虹旗帜时，大家是否有听到双性恋的声音，渴望着走出另一个双面衣柜呢？

双性恋的存在，是一个曾被同志圈和社会忽略已久的重要议题。在这忽略之中伴随着各种迷思和污名，包括“双性恋只是虚幻短暂的过渡期、双性恋都花心或需要双重关系、或双性恋是摇摆不定的骑墙派最终会走上结婚一途。”除此之外，关于双性恋的资源和研究，尤其是生命故事，其实非常少。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对自己的性向开始产生迷惘，情欲开始流动时，她很可能会因为缺乏信息而感到不安混乱和孤独，甚至压抑并否定自我。这样一个双性恋的个体，究竟要从何处得到力量呢？

这就是本次双性恋专题的目标和意义所在，因为我们相信集体发声就是力量的凝聚，以及存在的开始。les+杂志作为中国第一份女同志纸本杂志，我们很骄傲能和双性恋社团Bi the Way合作，募集这些双性恋姐妹的生命故事，其中呈现了最真诚的探索，还有面对与坚持自我的勇气。其实这些故事包含的议题都是拉拉们常遇见的：关于最初的自我困惑、性别角色的定位、感情的酸甜苦辣、亲友们眼光和认同、对未来的计划和不确定感……等。此外，由于双性恋们未必会出柜，所以拉拉们的亲密伙伴、朋友、甚至是爱人，都有可能是双性恋的一份子。不过既然真爱不必分性别，那么无论双性恋爱男或爱女又何妨，只要她真心爱着不就好了吗？

接下来我将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带大家来轻松认识双性恋。



尊重自我认同，就是当事人自己说了算！

做自己的前提，就是要了解并接受自己，对吧？这就是自我认同，而且全天下不会有人比当事者更了解自己。当我们说到性向的自我认同也是一样，因为事实上我们无能也无权去定义另一个人。每个人对双性恋都有自己的诠释和定义，然而世上没有两个一样的人，也就没有两个一样的双性恋；更遑论我们的想法时常存有不正确的迷思。所以，面对多元与差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尊重。即使一个人的认同处于模糊和不确定，那其实也很好，至少她诚实面对当下的状态。

我是一个生长在台湾的女双性恋。我从高三开始意识到女生对我也有吸引力，过了五年多我才能够正视并接纳自己，以双性恋的身分开始接触同志社群，并于2007年和同伴成立了Bi the Way社团。过去两年我到上海工作，随后在豆瓣建立了同名的双性恋小组，做资源交流、整合和推广的工作。

这份认同之所以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是因为我曾经无法分辨同性之间友情和恋情的暧昧界线，也不知道那样的自己到底算不算是双性恋。高三时我就怀疑自己也许是双儿，但是我只找到美国金赛博士的性向量表（1948年提出；标准是三年内和男女发生性行为的次数），而且当时我对女生并没有性欲，所以我以为自己不是双性恋。我只能猜想自己大概是“假性同性恋”，因父母离婚而情感不健全、或者只要交个男朋友就没问题了。大三时我和男生的交往只让我了解一个铁的事实：我对他有身心亲密的渴望，而那就跟我对喜欢的女生一模一样。后来我第一次对女生有了性幻想；再后来我曾考虑跟另一个男友走向结婚之路；最后我和女生有了亲密关系，也遇见了很爱的女生。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然而正向的自我认同却可以让人有莫大的改变，能够去接纳生命中未知的可能性。

接下来让我们在“尊重自我认同”的前提下，研究一下性向表格，从多个面向来看人类丰富且复杂的情欲，顺便借夜西的故事来剖析一下。（这是修改自1996年美国克莱恩医师的性向表格。）

自我认同	过去	现在	(未来)期望
1. 自我的性别(角色)认同			
2. 性偏好			
3. 情感偏好			
4. 行为经验(性或情感的实际经验)			
5. 社交偏好(认同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用数字比例是简化的方法)，而这又会随着现实经验有所变动，所以这个表格拉出了时间轴，也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做分类和记录，综合起来就是更全面的“我”。此外，文字叙述还有个好处，那就是对很多双性恋来说，性别偏好只是参考，对方的特质或内在才是吸引的关键。

以我为例，1)关于不可忽视的性别认同(双性恋中也有男跨女和女跨男的跨性别喔!)，我是生理女性，心理女性，目前的性别角色认同是不分偏婆，但大学那阵子我尝试变得中性，因为我排斥自己的阴柔特质——那让我联想到刻板印象中顺从的异性恋女性；2)我在性方面更偏好男性，后来又变成深度腐女；但是我在国小其实有看过女女色情片而且非常喜欢那个幻想，只是在社会化过程渐渐遗忘，并且内化了同性恋恐惧；3)我在情感上一向偏好女性，但之前无法和女生建立交往关系(因为对方都是异性恋)；4)我在24岁和女人发生了性关系，其中伴随着好感，不过我目前不曾和女生正式交往，和男生也没有很稳定的交往经验；5)在社交上我偏好双性恋社群，因为这是我最强烈的认同与动力，其次是女同志社群，后来认识了妖娆的男同志社群我也很喜欢，同时，我的异性恋好友和母亲与弟弟目前都是接纳我的。此外，关于性别偏好这件事，我发现某些跨性别者对我也有吸引力，只是我目前还没准备好将他们视为恋爱对象。未来期望非常简单，就是更接纳自己，自在地做自己，继续经营双性恋社团，然后找到能了解并支持我的伴侣。

如果有人觉得这一串有点长，那么请包涵一下，因为这么一大段加起来才比较接近我完整的“自我认同”。也就是说，我是我这样的双性恋，而不是别人那样的双性恋，而且我曾以为这样做自己就够了。不过最近有位女同志问道：“如果双性恋爱上拉拉可以坚持吗？”这句话在我眼中的潜台词就是“双性恋无法跟同性厮守终生”，于是我分析了一串社会情势，想证明双性恋也可以坚持，就算坚持不了也不是双性恋的错——但后来我发现，只有我的回答是不够的。因为她想要的可能不是我的回答，而是十个百个千个双性恋的回答。也就是说，她需要先认识真实的双性恋群体，然后她才能够打破关于双性恋的迷思。

于是我们可以再从迷思拉回集体发声的主题，动动脑想一想，自我认同到底谁说了算？自己一个人又要从何说起？我想，如果有一个人感到不好意思开口，那么大家一起交流就不怕了吧。生命的叙述即是力量。



欢迎拜访Bi the Way——双向流动的道路上，你并不孤独！

上方的相片是Bi the Way社团摄于2010年的台湾高雄首届同志游行。关于双性恋骄傲旗，国际通用是以粉紫蓝三色旗做为代表：粉代表女性（气质）或同性恋，蓝代表男性（气质）或异性恋，粉加蓝就是中间的紫色，代表双性恋和双性情欲。自2007年成立以来，我们每次都参与台湾同志游行，也举办认识双性恋等座谈，对内则是经营论坛、刊物和各类聚会。有趣的是，我们的游行标语一年比一年更有特色，去年就有“爱男也爱女，但我只爱我的宝贝”；“不被看见的双性恋”；“跟同性交往不一定是同性恋”，接着配合台北游行新增了一个标语“双性恋也要同性结婚权”。

从这些标语可以看到台湾双性恋社团的诉求越来越明确。没错，我们要站出来和同志一起争取结婚权；然而这并不是我们的终点，因为我们希望传达给更多双性恋与同志朋友，勇敢走出来，至少走出自己内心的束缚和桎梏。

也是在2010这一年，我本着一种“人走到哪运动就到哪”的（不甘寂寞的）精神，藉由工作之便结识了上海的双性恋朋友，然后就顺理成章的一起成立了Bi the Way双性恋小组（在豆瓣网）。令我惊讶的是，我在中国认识的双性恋其实非常多元（女性为主），而且同志社团的朋友们也非常接纳和支持我们。起初我们每周参加上海“柜子”同志艺文空间的电影聚会，但是当那里因经费等问题而关闭后，我们开始揪团到上海女爱和其他相关活动打游击，也真正意识到缺乏社群和空间带来的空虚感。我们渴望那种同声一气、向下扎根的归属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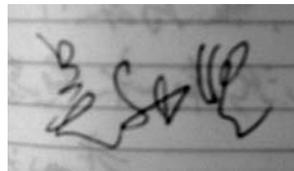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号称要有一百揪的华丽丽上海活动史。通常我们会在活动前后接着举办聚餐，人数最多约十人，大多是女大学生，也包含拉拉们，然后到了晚上人就越聚越多。第一次揪团是6/26，我们参加女爱在木匠咖啡店播放的拉片《漂浪青春》，然后是女爱五周年之彩虹蛋糕生日“绘”、看电影《我爱你莫里斯》、续摊去看世界杯球赛、中国的首部女同话剧《欢忧塔》、华师大排演的《阴道独白》（这次出现了第一位男同胞！）、张小虹座谈讨论吴尔芙《自己的房间》、读书讨论会——同志母亲吴幼坚《爱是最美的彩虹》、中秋LGBT滨江公园郊游（约有三十人吧，见下图左绿地如茵彩虹飘飘）、爱白网星星老师的见面会、第二届上海骄傲节……到这为止我就离开上海了，然而其中满满的欢乐与感动真是说也说不尽，至今这份想念和连结也没有断绝，一直支持着我。

在上海这两年，我一共参与了四个“认识双性恋”的主题活动，分别是三场座谈，主办方是上海女爱和柜子、复旦大学知和社以及北京同志中心，另外就是拉拉风向标的电台访谈。有几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首先是两次座谈时观众的热情捧场，在柜子有六十人爆满，在复旦则是超过两百人爆满！这固然要归功于主办方平日经营有方，也显示了大家对双性恋的故事非常好奇，而且基本上都是友善的好奇；其次是有位和拉拉稳定交往的双性恋，她在某次大型同志聚会自我介绍时，用明亮且幸福的音调大声说：“我是双性恋，可是现在我只喜欢某某！”那种深刻的自信和甜蜜不是凭空得来，而是相爱的两人点点滴滴积沙成塔堆砌而成；第三则是我在北京同志中心得知他们成立双性恋和跨性别的小组，组长就由有这样认同的人来担任，因为他们最了解自己的情况，也因为这样才是完整的“LGBT”同志中心。这份体认看似简单实则不然，背后的细腻体贴和温暖鼓舞令我铭记在心；最后是年轻拉拉团队做的访谈，正视了部分女同志对于双性恋的不确定与不信任感，并且能够将心比心去同理双儿，真的是很成熟的态度。

总而言之，在这一步一脚印的过程中，我发现双性恋身为LGBT大家庭的一份子，虽然肩负着双面衣柜的独特挑战，但我们拥有的资源或许比想象中还要多。或许我们可以就此抛开N个衣柜，看看其他双性恋如何把这份多元的可能性，化为精彩而踏实的人生。

(*下图中间是上海小组留言本，由设计师Yuko绘制封面；图右是同志亲友会的吴幼坚妈妈亲笔签名支持！)



真诚推荐：双性恋和自我碰撞的绚烂火花

我在这边很荣幸地和大家介绍我的两位好朋友。第一位lxtab是我在上海第一个认识的同伴，陪伴我一路走来，也在这一路中不断的成长茁壮。《我是不是双性恋和拉拉，并没有那么重要》是她对于征稿主题的响应，文章开门见山就是很可爱的自白：“我是双性恋、无性恋（Asexual）、跨性别，我喜欢叫自己人妖，因为我的心理性别介于两性之间；我也不能说man的那部分是男性，娘的那部分是女性，我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又娘又man，况且，谁定义的‘娘’和‘man’嘛！”如果大家曾经对人妖一词有任何负面的想法，请一定要好好欣赏她的文章，因为她完全扭转了我的刻板印象，并让我见识到双性恋加上跨性别的认同可以如此妖娆多彩，很酷儿很怪胎，却又如此真情流露毫无矫饰。不管我说了 一堆双性恋标签的多元，她早已把标签抛到脑后，只余下这份忠于自我的自信。

第二位小言是我未能谋面却神交已久的网友，我是在一个双性恋的豆瓣小组发现她的芳踪，这篇《因为爱·谁都不要离开谁》就是她对于两女一男双重关系的日记整理（原本是四角关系）。她从高中同性恋情的萌芽开始回顾，赤裸裸地揭露了同时爱上一男一女的挣扎。在大家直觉的批判之前，可以先看看她的结语，然后想想假如是自己又会如何抉择。“有很多人会羡慕，我被两个人爱着；也有人嫉妒，说迟早打水漂遭报应，可我真实的内心有时放纵却常常自责。我爱他和她，心灵的爱，身体的爱；我带给他们快乐，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感；但带给他们的痛苦，我却加倍的自责。因为真的很爱，我做不出选择。”

我心疼她和两个恋人感到的痛苦，虽然其中也有不可磨灭的甜蜜；同时，我也担心这是否会引发大家对双性恋的迷思甚至恐慌：“是不是单一性别无法满足双性恋的需求？”这是不能不澄清的，因为男女的差别对于双性恋来说并不如大家所想的重要（即使有社会位置的差别）；而且，对于一个认真面对自我的双性恋来说，即使恋人的性别改变，我想她也会有勇气去问自己是否能接受那个人不变的本质。我所想解释的就这么多了，因为她在文中已经反复的抽丝剥茧，最终展露给大家看到的我想就是感谢而已。单纯的感谢有这样两个人，刚好是一男一女，单纯地爱上了双性恋的她；然后他们三人都选择了把握缘份，活在当下。

双性恋好物推荐

最后，由于本次专题收录的都是未满三十岁的女双性恋的生命故事，所以我决定买一送一追加一些双性恋好物的推荐。

首先是四部令人拍案叫绝的中西方电影：《得闲炒饭》、《性福拉警报》（前面这两部都是2011年发行）、《蝴蝶》、《爱像一条鱼》。其中的女性角色们不一定有展现双性恋的认同，但是都有明显的双性情欲之流动，并且无独有偶的都涉及了多元家庭、伴侣与婚姻关系、以及生育后代的等重要议题，留待各位从新的角度慢慢品味。

其次是三本台湾人翻译或撰写的双性恋专书，包括2007年出版的《另一个衣柜：双性恋者的认同和生命故事》（收录达七十多个故事，由敝社的发起人之一陈洛葳翻译，她也曾参加拉拉营并拓展双性恋业务），《异/同之外：双性恋》（作者即是克莱恩医师），以及2011年热腾腾刚出炉的《我爱她也爱他：十八位双性恋的生命故事》。这本新书是陈洛葳亲自访谈撰写，不只在荐序中可看到女同志前辈的再次出柜，出版社网页也直接刊载了“双性恋T”这章既边缘又妙不可言的真人真事，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

最后的最后，在本文身兼多重角色的我，要以两个Bi the Way团体的工作员身分，感谢les+给予双性恋吐露心声的机会。彼此能够互相帮忙真的是最棒的事了！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相信未来的路会越来越宽，大家一起快乐的努力吧！

看不下去太多人因为别人的意见而怀疑自己+为了别人的看法折磨自己，只希望跟大家说：做好自己，让看不惯的人哪凉快哪呆着去吧；对总是看不惯别人的人说：哪凉快哪呆着去吧。

我是不是双性恋和拉拉，并没有那么重要

文/Ixtab



(*左图是Ixtab的名称由来，是一位玛雅文化的女神)

简介：跨性别双性恋无性恋（现在更喜欢称自己为双灵或者随性恋）、Bi the Way义工、同语客串翻译、半吊子英语专业、拉美及西班牙语文化爱好者、自我认同是玛雅人。更详细内容见本文章，其实前面的描述都是假象，真实身份是达达。

我是双性恋、无性恋（编注一）、跨性别，我喜欢叫自己人妖，因为我的心理性别介于两性之间；我也不能说man的那部分是男性，娘的那部分是女性，我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又娘又man，况且，谁定义的“娘”和“man”嘛！

其实我对自己的认识也是不断在变化的。我小的时候会以为同性恋是犯罪，虽然明明我自己总是对班上最好看的男女同学都很有好感。

年级稍微高时，我开始翻看我妈订阅的《台港文学选刊》，并在里面分别看到“同性恋”、“异性恋”、“异同性恋”这三个词，大概开始了解是什么意思。后来知道“双性恋”这个词的时候还觉得好难听，不如“异/同性恋”般听起来有板有眼。

后来初中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就是“异同性恋”，这意味着我常常要讲到这个话题，所以便开始习惯字数少的“双性恋”这种称呼（本人比较懒）。因为已经在文学作品中读到过这三种性向的存在，所以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天理难容的问题，而是一种很客观的存在。因此也无须挣扎，很平常心地接受了这样的自己，还为了这个新发现欣喜好久。

再到后来有一天，一个玩得很好的同学说，要意识到你是一个女生，还真是要特别反应一下才行啊。其余的同学也纷纷点头。我一想，还真是啊，我每次也要吃力地反应一下才想到哦对啊我是女的。当时是一种别扭又奇妙的感觉，还常常想如果我是个男的该多好，不然我今生都不能是男同性恋。这遗憾的想法在脑海中徘徊（我不是腐女），但我每次又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我生为一个男人肯定会怨自己不是女人吧。

带着这样的疑惑和遗憾我升入了高中，那个时候我默默地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儿，并因着对她的喜欢而开始接触西方音乐买摇滚杂志，我了解到一个叫Antony and The Johnsons的乐队。Antony是一个中性人，在歌中唱着对中性的向往，我对自己的认识开始清晰，暗暗对自己说以后有了经济能力我就可以切掉乳房。

再后来我又认识一个叫Sopor Aeternus的德国乐队，看着那些“光溜溜”的图片，我以为乐队灵魂Anna Varney又是一个Antony一样的中性人（Anna的心理认同为女性），后来才知道Anna并没有做手术，图片都只是PS而已，因为她认为心理认同自己为女性的自己已经足够完整，无需通过外界的手术来改变什么。从那一刻起我的内心开始踏实，我开始学会接受自己的外表和内心，我意识到，只要我承认我自己，我就够理直气壮。

高中的某日我读到弗朗索瓦·萨岗的生平，她在法庭上藐视众人地说：“我有权以自己的方式选择堕落。”我爱上了她这个架势。首先各种性别性向在我的心中皆是平等，其次就算它在某些人的口中成了“不堪”和“堕落”，这只是当事人自己的事，在不损害其他人的情况下，又关别人什么事呢？所以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让大家找什么共鸣，我只想对犹豫的人们说：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做你自己；对那些指指点点的人说：关你屁事。因为我跟谁上床这件事，跟不在我床上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不在我床上的人，因为我的床事而表示感情很受伤，我只能说请节哀但我实在帮不了你。

所以我是不是双性恋是不是拉拉，这件事根本无关紧要，因为这只是我自己的事。如果硬要贴标签我更喜欢说我是达达，即推翻一切、只破不立。

*编注一：无性恋的英文是Asexual，此指性欲很淡或是没有性欲的人，不过他们还是会有感情也可以建立伴侣关系。

当我同时爱着她和他时，我才明白我双性恋了，然后不断地寻找
破解我内心疑惑的答案。

我的故事分三部分来讲述：我和她，我和他，我和她与他。



(*小言的心心相映爱心图)

因为爱·谁都不要离开谁

文/言

简介：性别=女 / 年龄=23 / 星座=巨蟹 / 职业=财务 / 区域=杭州 /
性向=双性恋 / 感情现状=非单身 / 喜欢的类型=XX类女人，XX类男人 /
是否出柜，出柜范围=某些朋友间，父母猜测ing

第一部：我和她

高二时我有一个不错的男朋友，而她，只是我的好朋友。那时我一点都不明白不了解也非常不理解同性恋这件事。

那时候她对我很好，现在觉得那时的好是好到极致，可我那时只是盲目地享受她对我的好，不明白她对我有别的想法。我是个比较奔放的人，我会亲亲她，碰一下嘴，只是觉得好玩。现在才知道她那个时候就一直暗恋我，日记里都是我，想要我爱上她，可那时的我一点都不明白。我们形影不离，但从不交流心事。

高二结束的最后两个星期中有两天，因为我寝室有空调，我请她来和我住。那两晚我都主动吻了她，那是她的初吻，很深的吻，很湿热的吻。但我还是一点都没意识到有什么不对，没有什么同性恋意识。我只是很快乐的和她相处，和那时的男友相处着。只是高二结束要分班、我坐校车要走的那天，她在她宿舍望着我离开，我有点触电，有点不舍得她。

那个暑假，我和那可爱的男友分手了，而且在外面一起住的朋友不让住了，心情糟糕。她那时刚好在外面租了房子，所以我电话求助是否可以和她一起住，可她一口回绝了我，而我也没多说什么！

高三开学，她没和我分到一个班，她说她为了分班找过关系，可学校没有同意。我们只有中饭晚饭腻在一起，其实和高二没有什么区别。她会在下课跑来我的教室，她总是喜欢粘着我，那时貌似我有点嫌她烦。

她知道我很喜欢看电影，一直有推荐我看很多电影，而我有时在意，有时无所谓。然后就出现了那本最容易掰弯姑娘的电影——《蝴蝶》。她一直推荐，但我一直没在意，直到某个星期回家，下了这部电影，看了，然后就明白了。明白了原来女人和女人的爱情也是这么唯美，原来女人和女人也可以这么相爱。我似乎从迷雾中清醒过来，发觉我自己其实是爱她的，只是我不明白我爱她。现在我明白了，我想去爱她了，我就这么固执地决定：我要和她好，要和她在一起。

可她害怕了，她开始躲避我。我很直接说想吻她，她也很直接地躲避我。那是一段自我折磨黑暗似地狱的日子。毕竟是高三，升学的压力成了逃避的借口，我请假回家了一个星期想调整自己的状态。但我和她却没办法再回去了。她开始拒绝和我一起吃饭，也不来找我了。我们又在两个班级两层楼，所以和她像平行线一样暗无天日的生活开始了。

那时我不停地哭，生病感冒，失眠，甚至想过自杀。一切莫名其妙的抑郁在我身上产生。觉得为什么她是爱我的但是当我想和她在一起时她却拒绝我，就像失恋了一样。我给她写了封信，不记得写了什么，可能只是阐述下我能管好我自己的感情，高三要好好读书一类的吧。她在躲我几天后，写了封回信给我，在我不在教室的时候放在了抽屉。信里她说，她配不上我，她只要默默地看着我就好了，她没有说她爱我。可我看了她的信发疯一样地想去揭穿她是爱我的，我就是想要和她在一起。结果是她彻底不回复不见我，我去找她，她甚至会走进自己的教室然后把门重重地摔上！

那时我单身，所以会有人追，我就对那些人说是同性恋。有个朋友对我很好，我和他说了很多心里话，他知道我和她的事，我全和他说了，然后他开始陪我一起同性恋。他找了很多同性恋的资料，同性恋的朋友，我开始发现同性恋的世界。有个朋友说同性恋是天生的，说我不是同性恋。我不知道，其实我只对她有感觉，那时和别的女生连牵手都会觉得恶心。

到高三结束，我觉得和她的故事就会这么结束了，我的同性恋细胞似乎也就这么死光了，但我还是很爱她，没有她的日子，我开始慢慢振作，勇敢面对生活。

大一那个寒假，我收到一条没有署名的短信：你睡了没有？第二天我也莫名其妙，没有回短信直接就电话过去问她是谁。对方接起电话，我听到了她的声音，当时我差点断气。我以为一切结束只有梦里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她回来找我了。

其实高三过去以后我一直不敢去找她，那时她和我共同的几个朋友都知道我和她的电话，但我没问。我不敢问，我怕我问了

以后忍不住去找她，再去烦她，然后她再一次的厌恶我。但是我让他们把我的电话告诉她。我有期待过她的电话，可等了几个月后就放弃了。现在有了联系，但也只是不痛不痒的祝福短信，而且我不会主动发给她，都是她发给我，相互寒暄几句，仅此而已，我已满足。

大一结束的那个暑假，我和她有几次深入的谈话。她告诉我，她在学校有一个女朋友，我很调侃地问“你和她接吻过吗？”“吻过”“谁吻谁的？”“我吻她的！”我不疼不痒。

那个暑假我和以前高中的朋友约好去她城市的某个景区爬山，在去的前一天晚上我第一次主动发短信给她，告诉她我明天要去她的城市，她告诉我她明天来火车站接我，我激动到半夜才睡着。在火车上一直想着我该怎么个方式和她打招呼。出了火车站，我似乎本能一样的拥抱她，她有点反抗但是没有拒绝。我在她耳边喃喃的说，“我想你”。和她坐出租去了趟超市，吃了顿中饭，等了会儿人。然后和她再见，她回家我们继续旅行。这次见面后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见，她转身得很干脆。

那次见面以后她会偶尔给我一个电话，虽然是长途，她还是说很多话。然后是大二下学期移动虚拟网全省通用后，她开始每天都给我一个“骚扰”电话。每天！因为她要去作家教，所以可以脱离她那时女朋友的视线。她女友不让她和我联系，她的手机里面都不敢存我的号码，她说自己第一次知道我号码的时候就背了下来。我慢慢习惯了每天给我一个电话。有一次她几天没给我电话，我就发信息问她怎么了，她也没回，可我没办法主动打电话给她，还以为我又惹她生气了或者是怎么了。过了几天她打给我，说她手机停机了，我舒口气，觉得轻松很多，都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我应该继续保持好朋友的状态才好吧。

第二部：我和他

大二开始后，一切照旧。11月我和这个现在决定嫁给他的男孩重新相遇了，他很爱很爱我，爱到我不得不爱他的程度。

说是重新相遇是因为我们是初中的校友，他在我隔壁班，团支书，很乖，有点帅。那时候算早恋，然后懵懂的以我不理他结束了那段小故事。他说从此他就转入地下，以暗恋的方式继续。说了很多小细节，事实也证明了他的确够暗恋。

大学后，我们在人人网上重新认识，然后转战QQ聊天，他展现了最好的一面，然后见面，接着约会不断。他重新向我表白，但还是被我拒绝了，他不气馁，继续和我做朋友，我们聊得很欢乐，我最终被他的爱陶醉。

和他在一起很安心自在，没有压力。

第三部：我和她与他

我有时会问到她和她女友的感情，她也只是模糊地带过，说她现在把女友教育得很好了，不会再吵再闹了。而我和我的男友感情也很好很好，他知道我和她的一点点事，我也常常把她挂在嘴上，他偶尔会和我闹脾气，可我嘴巴甜甜，他也没多干涉我和她的联系。她一直有约我去离我们都近的城市见个面，可我一直没空，然后就到了大二结束的暑假。

一放假，她就跑来和我见面，我问她，“你出来找我，你女朋友不担心？”她说，没关系的。那晚我们聊了很久，聊这几年我完全全的感情，生活，然后依然是我，主动吻了她。她说这样不好吧，她背叛她女朋友，我背叛我男朋友。可我就是想吻她，控制不住。最后她搂着我睡了。第二天，搬家，有点

累。那晚我们决定好好睡一下明天出去玩。但睡下后，我不光吻了她……她没有多说，一切就这么发生了。第三天，我们的节目排得很满，很开心，很开心。只是途中她女友打了很多电话来骚扰她，我和她女友说了半个小时的电话，她开始担心她了。第四天，下雨，我们又在外面溜达了一天，最后在一个没有人的公交车站把前一天买的一包PEEL烟抽完了，一直在聊天。路上我们聊天聊到哭，她说起了以前，她觉得那时离开我太傻了，觉得那时对不起我。可能是因为那晚过去后我们就要分开了，走进小区门口后，聊到离开。我在她怀抱里哭得很大声，鼻涕眼泪流了她一肩膀。那晚她吻得很深，她说了“我爱你”，可我却只说了“我爱过你”。她喜欢把手放在我的脖子后面抱着我睡，有时候抱得很紧。

最后一天早上起来，我们收拾好东西，爸爸载我们去车站，然后我送她去她女朋友那边。她走得很舍不得。走后，我和我男朋友就去另一个城市玩，一路上和她一直有联系，她都是躲着她女朋友联系我，有时候在厕所，有时候背对着她女朋友。她说她女朋友想和她亲热，可她说她提不起兴致，她只想和我。我和男友关系还好，只是我和她联系这么多，他有点小不高兴。然后在这个期间，包括后来一段时间，她和我之间密不透风的关系好像发展到极致，她把她所有的事都和我讲，包括她女友在她身边的一切疯狂行为也都和我讲。最后她们打了一架，她说她一点都没有反抗，结果她们分手了。

在一起的时候，她有时候会溜出来和我打电话，她说她们虽然分手了，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在她面前炫耀我和她的好吧。然后她有时候会在外面站着和我电话到深夜，她很会说话，我劝她回去睡觉了，她还不肯。发展到这里一切都是很快乐的，包括我在她怀里哭。

我生日是在7月的暑假，她说她这几年其实都很想给我过生日，只是没有机会，连说生日快乐都只能在心里，她就决定在我生日前一天来我家给我过生日，我生日当天让我留给我男朋友。在她来之前的那几天，我和她吵架了。据我最后分析，是因为她打电话给我时我的态度不冷不热，她觉得我没在乎她。我觉得也是我态度不好，可是她太会说话了，什么话题都能扯很久，我确实有点受不了，可我又不好意思叫她停。其实在高二的时候她在我身边时，她也会说很多话，我也会常常不理她，任由她自己在那里说话，可那时我在她身边。吵归吵，最后她还是在她实习的厂里请了两天假来我家。一切相安无事。

那时我男朋友对她有一点点意见，说她老是找我他不舒服，别的内容他不知道，所以他没有多干涉我别的。我被他们爱着，我也同时心里会想着他们，可又觉得很难受。男友我肯定不会放手，可经过这么多，这个她我也不愿意离开！她不属于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很在乎她，她和她女友分手来找我了以后，我又对她无所谓，她说她总是在我有很爱的人的时候来到我身边。

我把我和她的一些故事写了出来，被他发现了，然后第一次火山喷发了！他让我选择一个，其实他出的题却只有一个选项，他说：“你选她或者我，你选一个吧，但是我是不会放弃你的。”我说：“你知道我和她的故事也好，我对她的感情，对她现在回来找我的态度，我都是舍不得再不联系，舍不得她再离开我。”沉默沉默，在这期间我发短信给她，告诉她，他看到了我的那些文字，然后她就拼命打电话给我，但是我不可能去接她的电话啊。她打了20几个电话我都没有接，然后她也发话了“你

连作为朋友接个电话都不可以嘛”。和他沉默了N多时间后，我说：“我保证以后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了~但是我真的不能没有她”，又沉默，他说：“好吧”，我说“相信我”，后面就一直保证保证，让他相信我。她在这期间也发信息来说“你好好说，我等你”。

她等我，她说：“我没有办法在她的阻挠下偷偷的爱你，所以我和她分手。我就是这样爱你，所以我选择这样和你在一起。”他包容我，他说：“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你爱上我，我是不会放手的。这件事不要再说了，我也不想看见那些照片。”

我的梦里会同时出现他们两个人，我闭上眼睛他们的脸有时重叠有时分开，但都是同时出现在我的眼里。

现在她每周都找借口来我家，或者不找借口也不和我说，直接跑我家楼下一个电话让我开门！他也常约我看电影，去他家吃饭。我的父母似乎也习惯这个常来我家的姑娘，也喜欢这个透着稚气的男孩。我觉得我妈其实是知道我和她的关系，只是不点明。有一次吃饭，我爸爸问“你们是不是搞同性恋啊”，我说“是呀，怎么啦”，我妈说“其实很多人都是双性恋的”，当时觉得真的很崩溃。

在《上海壹周》(编注一)上看到双性恋大多是被同性恋排斥的，因为他们觉得双性恋是不忠！她知道我有男朋友，而且知道我和我男友很好，但是她却离开她曾经爱的女友来找这个有男

友的我，而我只要她不要再离开我。她和我其实经常会为了一些小事吵架，但是只要我们见面，就会如胶似漆地粘在一起，身边的一些拉朋友和一些好朋友都觉得我和她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在吸引着对方。她其实介意我有男友，但是她爱我。

现在我男友其实也完完全全知道我和她的事，我和他也无话不谈。在融入他的家庭后，我其实更爱他了，他有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他的父母兄弟亲戚，我都相处得很欢乐，他们也都很喜欢我。他其实也介意我有女友，但是他也爱我。

有很多人会羡慕，我被两个人爱着；也有人嫉妒，说迟早打水漂遭报应，可我真实的内心有时放纵却常常自责。我爱他和她，心灵的爱，身体的爱；我带给他们快乐，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感；但带给他们的痛苦，我却加倍得自责。因为真的很爱，我做不出选择。

有很多人会问我继续下去的路怎么走，我想我会继续努力，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不去烦恼到底谁是谁非。
然后爱他！
然后爱她！
然后爱自己！

*编注一：探访双性恋 你是那46%吗？
上海壹周 09/4/7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974101/>

内在的酷儿

采访者/卡罗昆 (Carol A. Queen)

最近我开始为自己的性倾向感到担忧，虽然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金赛量表中，我横跨好几个位置，甚至在克莱恩量表 (Klein Scale) 【1】中也是一样。任何性学专家都会马上下诊断说我根本是个双性恋者，他们看起来和一般异性恋没两样，而有些是同性恋者而有些从外表完全无法分辨。他们是真的双性恋者吗？拥有一个性倾向看起来似乎很重要，每当有人质疑我的时候，我只能以我所属的社群、文化与观点来向他们解释，是的，我知道傅科 (Foucault) 【2】说，在“性倾向”这个概念被创造出来之前，人们或许根本没有所谓的性认同，但是，我们现在有了，性认同立足于我们爱恋与欲望的对象，而这是有用的，就像你知道刚认识的新朋友是天蝎座或是民主党一样。甚至，我们的性倾向有助于确认我们的性欲，这是我非常想要确认的。

在发现对女人有欲望之前，我不太愿意说自己是双性恋。而现在我担忧的是，我似乎又不太典型。我使用“女同志认同的双性恋者”这个词来称呼自己（或，当我想要更叛逆一点，我会使用‘男同性恋认同的女同志’），但几乎没有人懂我在说什么。

我希望能够表达我真实的人生，我的性，而不需要使用那么隐晦生涩的字眼。但目前可用的字眼却限制了我。我对于这些限制，这样一个摒除异己的世界观感到不耐。我需要归属，需要被命名。

十六岁时，我到德国去做交换学生，为了逃避一段早熟的恋情，他是年龄大我两倍、有妻小的学校男老师。我离开城镇，不理睬门禁，每天走在女子学校里鬼混。离开德国前，我爱上了一个狂野的。有双猫般眼眸、看起来似乎从不在家里过夜的女孩；一个教我法文的宝贝T，她是我男友的姐姐；一个我每天在公车上遇到的女人；以及一个从英国来的，把我当朋友看待的学校老师。

回家之后，同样的，没有一位同学可以逃过我的凝视。我已经谅解情欲中的差异性，但对于同性爱恋这部分的冲击，我却没

有做好任何准备。直觉上，我知道我已踏上了这片领土，但我却没有把心中的混沌告诉任何人，直到一位新老师来到我们城里，他是一位男同志。他给了我老式男同志的教育，佐以大量王尔德 (Oscar Wilde) 的作品，以及古典男性情色文学。这些已足够让我混淆了，虽然我初萌的女同志倾向没因此而退却，却也让我注定终身与男同志种下不解之缘。这些情色作品以及其他男人永远无法企及的方式，撩拨起我的，以及他的狂野。在这个小小的城镇里，我们形成了珍贵的共同体关系，让我几乎忘却了他的性别。

进入大学以后，我与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陷入热恋，我告诉她我爱她。我出柜了。她很高兴得到这样的关注，只要我继续和男人上床，不向她提出性邀请就好（这对我一点问题也没有，因为我根本不知该如何向女人提出性要求）。她说，她知道跟我在一起一定会非常开心，只要，我是个男人。但她赐予的吻却给了我远大于想象，我渴望与她做爱（她从来不曾答应），直觉告诉我，我已经具备完全的能力可以让她尽情享受鱼水之欢。我知道，我身上流着女同志的血。

所以，为什么我还继续跟男人上床？为了有趣，为了几乎完全不费力的性。比起处理对女人不知该如何表达与掌控、又缺乏出口的热情，和男人总是简单的多。

我加入了双性恋女性团体。其中唯一一位跟我比较亲近的是一位女同志，我修了同志研究的课，对我的双性恋倾向倾向获得一点点帮助，而大部分课程却支持我相信，我正在经历一个“阶段”，而这是终结混乱状态，向前推进的起始点。我协助创立了一个青少年同志团体，和我的新室友恋爱。她和我的关系在她的异形恋情史中如同荧幕上的小光点，我们的性关系也只占我们相处极小的一部分。我愈加地疑惑了。也许我根本不是天生的女同志，尽管我感受到自己对女人的热情。

后来长达两年以上，我偷偷和一位甜美的年轻男同志上床。

摘自《另一个衣柜：双性恋的生命故事与认同》，
作者：罗兰·哈金斯（Loraine Hutchins）、兰妮·卡阿乎玛努（Lani Kaahumanu），
译者：陈锦华，出版社：商周，出版年份：2007



当我谈到双性恋，这男孩焦虑的笑笑。比起同志每天上演的剧码，十几岁青少年被逐出家门、被他们年长的爱人抛弃、偶尔有自杀念头又不幸成功——双性恋似乎难以被认为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这禁忌之吻是我们同志社群里彼此认同的一种默契表达，即使我们知道得低调一些……至少那和女校里的同性性幻想一样不合法。我正在内化一套新的规范，“女人不爱男人”是这个世界里的法则。

当我终于爱上了一位真正的女同志，疑惑却愈趋严重。连续好几年，我们的性爱热烈而狂野，而我们各自有其他的情人，我甚至还跟其中一两个女人过夜。

我仍旧和男人上床。当然，是不定期的，大约每一两年一次吧，只是为了提醒自己那是什么感觉。不可思议的是，我越接纳自己是个同志，和男人上床就变得越有趣！

我的情人是个自由派。“你根本不是个双性恋，”她很确定的告诉我，“你只是个偶尔跟男人上床的女同志。”我想社群里的其他人，一定更无法理解。我留了迷人的超短小平头，身穿牛仔裤和无袖上衣，不刮腋毛，我成功地蒙混过关，但这秘密地越轨，让我在女同志世界不堪其扰，似乎我得设法让时光倒流，重回女校时代的同志热情。我得面临事实了：我只是个行为反常者。我开始从中得到乐趣。

很清楚的是，对传统女同志者来说，如同中世界传道士所认为的，很有叛乱的种子都埋藏在女性的娇媚之中。我买了十三年来的第一个胸罩。我蓄长发；穿裙子；涂口红。当我们做女校那档事时我把白色蕾丝藏好，以免让女伴坏了兴致。我把那些东西和皮制品混放在一起。女友开始焦虑了。我希望可以变得超级怪异，以至于根本没人会注意或在意我在做什么。

当然，首先，我得克服心理障碍：我正在背叛同志社群的规范，冒着可能被我的心灵归属驱逐出家门的危险，只为了特立独行。我曾经是同志社群的领导者，也是在我居住的小城市中公开露脸的同志之一，我非常担心会被抓到和某个男同志（或是更糟）上床。面对曝光恐惧，酷儿唯一可做的，就是出柜。然而，这个培养勇气、自我壮大的过程是缓慢的，比起当初离开那个充满危险、游戏与过时角色扮演的异性恋社会，我感受到的恐惧要大的多。而更糟的是，即便要出柜，我的位置到底是什么呢？

我知道我并非孤单一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出我自己的故事。我们无法被归类为异性恋或者同性恋，我们将金赛量表由异到同的连续体*，具体地呈现出来。双性恋者从0，

异性恋的弊端走出，向6，海洋的另一端之前前进，尚未抵达美好的同志栖息地之前，我们将不会再回归那毫无暧昧模糊的干枯之地。当然，我们之中有些人，就直接向那段游去了，对于其余的人来说，或许这个旅程的本身，而非目的地，才是真正重要的。

我痛恨听到别人说，“我只是还没有打定主意而已。”每次性爱我都做出选择。我选择荣耀我贪婪的淫欲低吟。我选择魅惑的颤抖与愉悦的保证。女人的私处、男人的那活儿、眸中的欲火。

我的伴侣现在是个男同志，喔，不，老天，我们当然不只是朋友。男同志与女同志成为情侣，这是同志关系吗？但是当人们问我是双性恋时，我仍旧不爽，我感觉自己就像男伴把到的那些想要被上了的“异”男一样，非常荒谬。

我思考这些东西长达十五年。没人能把这件事弄得更容易些。我属于并认同一个对抗恐同战火的社群——他们终究可以宣称“同性恋是美好的”，却发现双性恋太过困难，太接近异性恋、太令人混淆以致于难以让人拥抱。双性恋者焦虑地夹在中间，就像是小孩听父母（异性恋和同性恋）吵架一样。我们自我防卫说，我们基本上跟大家都是一样的，性真的只是性而已，跟谁并不重要，这有点像是在战火中燃烧的乌托邦论调。

但事实上乌托邦并未来到，战火持续延烧。我搬到大城市，遇到了许多双性恋认同的人，但他们却对同性恋恐惧的了解非常有限，因为他们多半是以异性恋生活为核心再向外发展出同性情欲。我无法在他们之中找到归属感。在同志世界里开辟疆土，能够了解恐同症并勇敢面对圈内恐异氛围的人，似乎才是我的族类。

要讨论“恐双症”，我们得先分析“恐同”与“恐异”症候群。我们必须了解，许多同志为了避免被塞入一个并不符合的模子里而奋斗，而他们许多人仍对此充满防卫，充满恐惧与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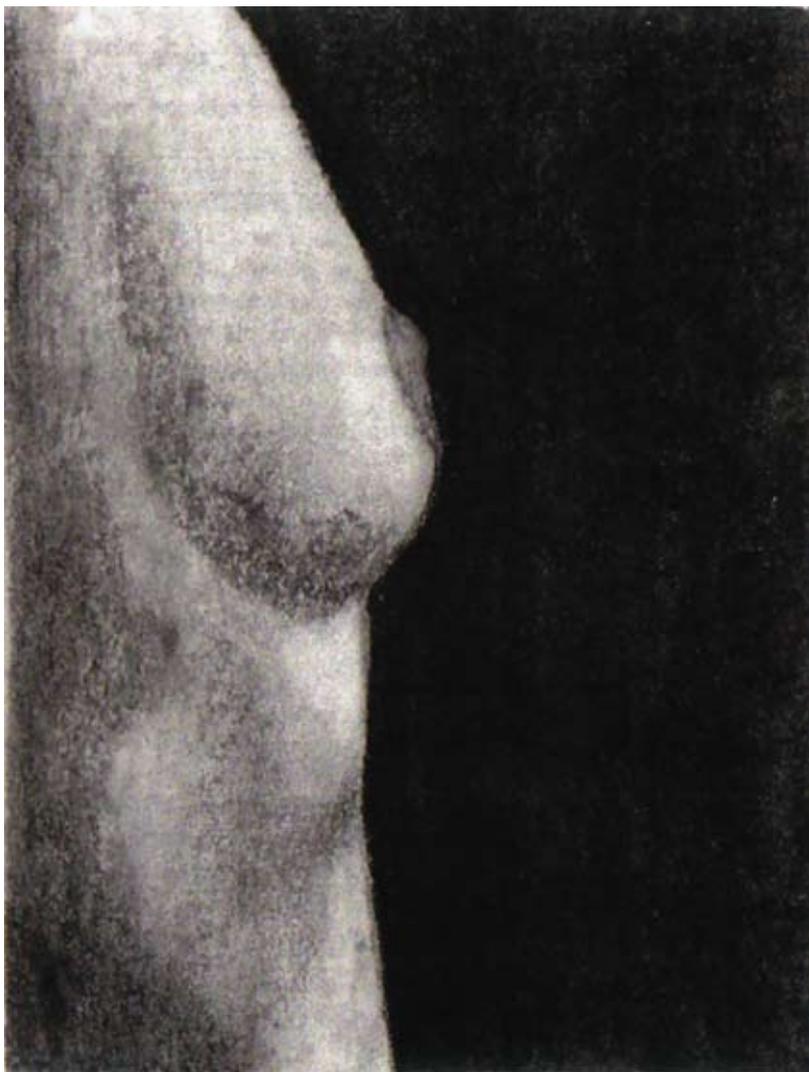
我们也必须了解患有恐同症的异性恋者，酷儿对他们来说是古怪的。他们也没错。与男人的性关系并未降低我的破坏性，甚至稀释我女同志的血液。我大概无须高唱新世纪已然到来，大家本质皆同的论调，我运用双性恋的智慧穿越边界，破解密码，带回了这个社会用来监禁我们的大量秘密讯息。缺少了这样的知识，我们将永无机会跨越男/女，同性恋/异性恋，阶级，肤色，这些我们生来既有的藩篱。

正是我内在的酷儿性质给予我力量，让我看到这些限制，并跨越它们；让我质疑那些别人告诉我们的谎言，关于何谓女人，何谓男人，我们应该如何适当地互动……好女孩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我们每个人内在的酷儿性质为了愉悦与改变而大声疾呼，永远不被驯服规划，在创造新事实的过程里渴求发言。

在女校里对班上同学的凝视，欲望与客体混杂成认同，只不过是观看这个世界最初的方式，那是一个我的文化教育从未教导我，让我准备好去面对的世界。异性才可以是爱欲对象的假设，就这么被掷出了窗外。在与女人的关系中，角色的流动性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拿这样的知识，这样的存在方式，发展与男人的关系？谁制订了我们应该如何的规则？为什么我们这些有丰富经验可汲取的人，必须被这些角色规范所玩弄？

女同志女性主义者对于女人是什么以及如何行动，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我并不认为我从事异性恋关系，即便我和男人在一起。相反的，我从不买异性恋神话的账，说什么“男人与女人不大相同以至于无法全然亲密”，因为这按时了“男/女相反”的二元对立。我们每个人所有的差异与相同是非常广泛而丰富的，它们的交互作用是所有关连交织而成的网络。从这样的复杂性中根本难以创造出合宜的角色；当我们彼此了解之后，自然就会即兴创作。

我想要荣耀并分享我的秘密。如果可以形成一个双性恋社群，而无需借由相对的“他者”来定义自己，也许在那里我会找到出柜的栖息地。但直到现在，家不是处所，而是一个过程。



Being Bisexual

绘画/Cheryl Dobinson (aka Miss Bisexuality)

注：1 两种量表都是以异性恋到同性恋为范围，以测量性行为 and 性取向。

2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译按：性学专家金赛（Alfred C.Kinsey）在1948年《人类男性性行为》研究中，首次提出著名的性倾向量表，把性倾向视为0（绝对异性恋）到6（绝对同性恋）级的连续体。这样的概念也挑战了“异VS同”的两极化，指出人的性倾向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一个多元混杂的连续体。

双性恋的迷思/真实

文/雪伦·弗曼·桑波特

性倾向是一个连续体。这不是一个稳定的“事物”，而是一个长达一生，改变、流动的过程。双性恋就落在这个连续体中。如同波士顿的双性恋运动者欧茹斯（Robyn Ochs）所言，所谓双性恋，就是具有潜力与任一性别，涉入性和（或）情感关系的人。

迷思：双性恋是杂交的、乱搞男女关系的。

事实：双性恋者的性行为方式范围相当广泛。有些人有多个伴侣；有些人则在无伴侣的状态。双性恋社群中的杂交行为并不比其他群体来得更普遍。

迷思：双性恋者对两性都有相同的兴趣。

事实：如果要理解两性对双性恋者的吸引程度，常会发现双性恋者往往倾向偏爱某一性别。

迷思：双性恋者指的是同时与两性交往。

事实：双性恋者只是指个人拥有和两性中任何一性别交往的潜力。这可能是泛指性行为或是情感上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或是在性幻想中。某些双性恋者也许同时和两性交往，有些则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性别的人发展关系。大多数的双性恋并不需要以同时和两性交往的方式来获得满足。

迷思：双性恋者无法发展一对一的关系。

事实：双性恋者只是一种性倾向，与一对一，或一对多的生活形态无关。双性恋者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可以和她/他们所爱的人发展长期一对一的承诺关系。双性恋者拥有各式各样的生活形态，就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一样。

迷思：双性恋者其实是否认自己的同性恋倾向。

事实：双性恋是一种包含同性恋的合法性倾向。大部分的双性恋把自己视为“同志”类属的一部分，其中许多人在同志的社会性或政治性社群中相当活跃。我们其中的某些人会使用一些词如“双性恋女同志”称呼自己，以同时增加两个议题的能见度。



摘自《另一个衣柜：双性恋的生命故事与认同》，
作者：罗兰·哈金斯 (Loraine Hutchins)、兰妮·卡阿乎玛努 (Lani Kaahumanu)，
译者：陈锦华，出版社：商周，出版年份：2007

迷思：双性恋是一种过渡期。

事实：某些人经历一个双性恋的转变期，走向接受自己的同性恋或异性恋认同。但对很多人来说，双性恋仍旧是一个长期的倾向。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同性恋有可能也是一个走向接受自我双性恋认同的过渡期。

迷思：双性恋把艾滋病散布给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社群。

事实：这个迷思合法化社会对双性恋的歧视。“双性恋”这个标签只是指一个性倾向，而它跟性行为毫无关联。艾滋病可能发生在各种性倾向的人身上。艾滋病是由非安全性行为、共用针头、以及不当输血所传染。双性恋倾向并不会“导致”艾滋病。

迷思：双性恋者对于自己的性倾向混淆不清。

事实：对于双性恋和同性恋而言，在出柜之前经历一段迷惑时期是很自然的。当你处于被压迫的一群，人们常说你并不存在，在你开始认同自己并找到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之前，混淆迷惑是合理的反应。

迷思：当情势恶劣时，双性恋者可以隐藏在异性恋社群中。

事实：对双性恋者来说，要“伪装”成异性恋，如同必须蒙混过关的同性恋者一般，是痛苦而伤害性的。双性恋者并非异性恋，而我们也不认同自己为异性恋者。

迷思：双性恋女人会为了男人而抛弃你。

事实：对于同性吸引力感到不舒服或困惑的女性可能会使用双性恋的标签。真正的双性恋者了解两性对她的吸引力。不论是双性恋或同性恋，都有可能再度躲回衣柜。无法做出承诺的人，可能会使用“性别”作为离开一段关系的借口。

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双性恋”、“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由一个患有恐同症的、恐双症的异性恋社会所创造出来的，以便用来区分、离间我们彼此。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无法被塞进小小的分类格子中。有时候，我们为了政治因素与增加能见度，需要使用这些标签。我们的性尊严来自于理解与接受差异性，并看见我们之中的多元分歧是多么美好。

Lorri Jean

采访/les+



Lorri Jean是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同志运动组织者之一。她担任CEO的洛杉矶同志中心，是世界最大的同志中心，有200多个员工，每年预算3200万美元以上，每年服务25万以上同志。2010年秋天，她和洛杉矶同志中心的主任Darrel Cumming应爱白网的邀请来到中国，并代表洛杉矶同志中心和北京同志中心结成姐妹中心。

虽然是这样一位大人物，但Lorri衣着朴素，十分亲切。她在交谈中，会专注地看着对方，旁边人来人往，但她完全不会分心。这种对话能力和对人的尊重，使她拥有非凡的个人魅力，也使许多人心甘情愿把钱掏出来，捐给洛杉矶同志中心。而Lorri在北京同志中心传授募款技巧时讲道：你们要记住，你们今天所做的，是对整个社区有好处的事，如果没有你们的工作，同志的状况不可能有这样的改善，所以你们的募款应该理直气壮！

以下为les+对Lorri和Darrel的专访。

Les+：你这次在中国的行程有什么感受？

Lorri：这一切让我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当时我们做女同志运动时花了很多精力做艺术、文化的建设——当然是从非常政治的角度。我们有报纸、长篇报道、学术研究、音乐、舞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像les+这么高质量的杂志，而且我们用了很久才做出这些事，但是在中国，好像所有事情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我真的很喜欢女同志运动中的文化部分，很有创造性、号召力，也很让人愉悦，非常独特。可是现在很少关注这个部分了，这让我有点失落。

Les+：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再关注这个部分？

Lorri：在早期，同志的压力很大，生活很艰难，但是我们每天都在奋斗，感觉很有力量。现在的年轻人想的事情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不太专门去想LGBT的问题……怎么说呢？

Darrel：因为我们的运动太成功了，年轻人不用去操心这些权益问题，很多人在学校就出柜了。他们从小就能从很多地方得到帮助，电视里也有同志的形象，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成为社会里的普通人，不再专门是LGBT了。

Lorri：年轻人现在看着我们，觉得我们是恐龙。他们觉得，我们不再需要关注什么权益，看，我父母接受，学校也没问题，一直到某些事件发生，砰，撞到了边界——他们才会意识到。举个例子，加州的“八号提案”，我们通过了同性婚姻的立法，但是又被否决了。年轻人吃了一惊，然后开始愤怒，他们体验到了我们年轻时每天都碰到的事情。这件事让他们对于运动有了新想法。

Les+：如果你们可以选择，会选择生活在那个年代还是现在？

Lorri：这个问题……我不想选择。当我们在你们这个年纪，为了实现自由而去战斗，制定战略，推动改变，非常激动人心。正是当时的工作成就了现在。我们两个都很骄傲，从很年轻的志愿者开始，铸造了同志运动，也完成了自我。现在的生活容易多了，可能没那么激动人心，但这不就是我们当年奋斗的目标吗？

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特点，在早期，我们常常彻夜讨论，每次讨论都会产生新想法。现在当然非常不同了。但是我们可以来这里，在北京和你们谈话，这也很棒。

Les+：能不能谈谈当时洛杉矶同志中心成立的时候，是什么状况？

Lorri：那时候美国同志运动刚刚开始。洛杉矶一些男同志和女同志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中心，让大家可以互相认识，但又不像酒吧，很安全。那时候的酒吧都藏在黑暗的角落，没有窗户，很多都在黑社会的控制下，所以一些美国的同志组织者觉得，我们得想点办法，建立自己的地方。一些大城市就这样出现了社区，但是洛杉矶中心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当时的创办人大部分都是社工，他们认为，我们的社区需要帮助，尤其是心理帮助。因为大部分人觉得他们是变态，宗教组织觉得他们是有罪的，自己的认知也很不好。如果你去看心理医生，他们会说，这是你的问题，因为你是个拉拉。如果你是一个社工，又是一个公开的同志，你的社工执照会被吊销。这样怎么能想象自己有一个好的生活呢？你会变得非常压抑。所以洛杉矶同志中心当时就培训志愿者，如何和LGBT人群对话。

那时候我们也开始向政府募集资金，项目开始扩大，服务更多的人，同时开始做权益倡导。在早期，有一阵子拉拉都离开了，因为她们觉得男同志想主导所有事，她们可能也厌倦了和男人一起工作。当时正好女权主义浪潮兴起，我们就开始做女权运动，反对男性的歧视。

我这次来中国，听中山大学的老师们说，中国还没有什么女权运动，我觉得很悲哀，女权运动应该是女同性恋运动的基础。



Les+: 那你们加入洛杉矶中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

Lorri: 中心当时已经建立了将近20年，有150名员工，已经成为最大的LGBT中心。但是他们的CEO要离开，在找一个新的CEO。

我大学时成为女权主义者，大学最后一年发现自己是拉拉，也开始做拉拉运动。大学毕业后我在联邦政府工作，工作之余做运动。后来我发现自己更喜欢做同志运动，而不是本身的工作。我就想，我要找到一个办法，把同志工作变成工作，而且不要太穷，所以我就去了拉斯维加斯同志中心，因为他们薪水比较高。

几年以后，有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说，洛杉矶中心有一个工作你来吗？我说洛杉矶？我不去。但是她劝我去看一下。我去看了，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组织，而且很有潜力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组织。

Les+: 为什么会不喜欢洛杉矶?

Lorri: 因为好莱坞、交通堵塞、污染……但我们接了，那时候觉得能干出点事情来，但是没有经验。回想当时，LGBT中心很难雇到有经验的人，因为只要你接受了这个工作，前途就算是毁了。我当时接受这个工作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也是，我还能回到法律领域吗？

但幸运之处也在这里，我们一无所知，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如果你知道事情有多难，你可能就会害怕退缩，那就真没法做了。

Les+: 你们觉得，是什么让洛杉矶中心成为世界最大的中心，而不是其他中心？

Lorri: 领导力。我指的不止是我们俩。人们能够看到远景，然后想办法去实现，这是最重要的。

Darrel: 我觉得是人。很多组织都由一个强人来领导，这会导致很多组织和人事问题。对我们来说，目标永远比我们自己重要，长远的目标比个人的成功更重要，这个东西是有感染力的，所有人都愿意参与其中。我们营造了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大家可以互相支持。有的地方人际关系就很紧张。

Les+: 很多人参加运动几年之后，会觉得燃尽了，太疲倦了，想要退出，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Lorri: 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到中心之后，待了六年，然后离开了。我们去全世界旅行，做其他的事情，过去的六年，我们为所有的事情操心，从不休息。工作，工作，很有成效，但是没有平衡，即使我们都有爱人，也没有时间陪他们。我们燃尽了。当我们再次回到中心，就决定，要做到这几件事情，第一，我们要试着平衡，即使走得比较慢，也比取得成就大，但是燃尽了要好；第二，我们要常常做些能为我们充电、能够回报我们灵魂的事情，比如这个项目（指与爱白合作的实习项目），我和你们讲话，非常激动人心，能支撑我往前走很久。

Les+: 最后一个问题，Lorri，听说你结婚了，能不能介绍一下？

Lorri: 我们是1992年认识的，那时候结婚还不是合法的。2008年，加州同性婚姻合法后，我们决定结婚。（**Darrel:** 那是个很美的婚礼，你得讲讲。）对我来说，我得先决定，办一个小婚礼，还是大婚礼？因为给中心捐款的人很多，如果我请了一个，就会有人问：为什么不请我？所以后来我办了一个小型的婚礼，只有五十个人参加，包括双方的家人、好友。婚礼在山上一个朋友的后花园，从那里可以看到整个洛杉矶，很美。

Darrel: 你没好好讲，那是个非常感人的婚礼，所有人都在哭，她们也在哭，因为她们的故事很动人很曲折。

Lorri: 其实最开始我们并不想结婚，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女权主义者，不想抄袭异性婚姻的模式。婚姻这种形式对女性不好，女性就像是男性的财产，现在在女权主义的努力之下好多了，但我们还是不想模仿。可是同性婚姻合法之后，我们就想，也许结婚也不错，再说，这不是我们一直渴望得到的权利吗？但是没想到的是，那个经验对我们意义重大，因为我们给了双方的家庭、朋友一个机会来表达他们的支持，他们虽然不理解我们的关系，但是他们了解婚姻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借参加婚礼来表达他们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

相爱，然而独立

ONE LOVE, TWO INDIVIDUALS

作者：郑文藉，生长于台北市，2002-2003年在伦敦市艺术大学传媒学院获得摄影系资格证书，2005-2008年在美国纽约市帕森斯艺术学院获得艺术学士学位。以下为她在纽约拍摄的以女同志伴侣为主题的作品。题为ONE LOVE, TWO INDIVIDUALS（相爱，然而独立）。

Books and Bookends





Comb and Scissors



Stars and Unicorn



Klimt and Sleepers





Tanks and Boxers

X and Y

一群人的世界

编辑/小三

对于美的追求

——纪录片《纯爱的天空》拍摄手记

文/范坡坡

2008年底，中国酷儿影像巡展到南宁放映，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纯爱酒吧。反串演出，此前我在其它城市也看过不少。孰料纯爱酒吧的演员们一上场，岂止“惊艳”二字可以形容。此后，我被他们的演出深深吸引，决心将他们的故事拍摄成纪录片让更多人看到。三次来到南宁拍摄，而引人关注的，又岂止是台前风光？

山村是南宁最早做反串演出的演员之一，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他在工厂工作过，还做过小生意、送奶工。十五年前，三十出头的他第一次登台，他的同伴给自己取了一个好笑的艺名“山村美代子”。可是紧张的他，误将自己的名字说成山村。后来正牌的山村没有再继续演出，倒是他借着“山村”的名字，走遍了广西、广东的很多地方。在南宁的一段日子，刚演出完毕，结束了酒吧的工作，他又开始自己的送奶工角色。凌晨暮色中，他骑着车子在安静的街道上划过，把一瓶瓶牛奶放入千家万户的奶箱中。当人们早晨醒来享受牛奶带来的美味的时候，谁也不会猜测送奶人的故事。他体重将近八十公斤，可是他的拿手好戏就是钢管舞。一开始我在钢管下面拍摄他，总有很不安全感，但多次的经验告诉我，他很稳，并且很灵活。

同一时期出道的拉拉和豆豆，曾经组成一个组合。可是他们逐渐发现各自声线差异很大，豆豆的歌声柔美，而拉拉则比较浑厚。经过一番“头脑风暴”，他们决定全新面目示人。豆豆维持男扮女装的形象；而拉拉则男装之下，雌雄难辨，反而很像女扮

男装，因此得来“拉拉”的雅称。两人在南宁的夜场名噪一时，一晚上有时要赶好几场。豆豆骑着摩托车在街上飞驰，因为头上复杂的发式而不能戴安全帽，见到警察他们就赶紧躲到小胡同里去。后来豆豆做了胸，去外地演出很多年，而拉拉则变成独唱。凭借大学文凭，他白天的工作是某著名电器维修站的管理人员，但晚上依然不放弃钟爱的演艺事业。一次同事在酒吧寻乐不小心看到了他的演出，惊得目瞪口呆。拉拉也觉得很尴尬，但几日后同事带着老板来看他的演出，大家相视一笑，几乎前仰后合。这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倒是同事们都知道了他原来多才多艺。

面包出生于中越边境，是一位壮族人。在南宁打工期间，他曾开过一个面包店，因此而得名。三十几岁的他，化上女妆之后看上去像一位中年阿姨，因此他通常都要走搞笑路线。他是纯爱酒吧的小品节目顶梁柱。不仅喜剧演出收放自如，并且还能自己编剧。在很多演艺酒吧看到的《招演员》、《太后吉祥》等小品，经他加工，结合了南宁特色，甚至有时还有一点女权精神。作为同性性取向的面包，却从没有交过男朋友。爱情对他来说似乎过于抽象，反而宠物狗“狗仔”给了他很多陪伴和安慰。一次外出演出，狗仔走丢，面包非常难过。可是不想小狗却循着演出的声音找回来了。跟随主人走南闯北，他渐渐习惯了演出的热闹场面，即使很大的声音也不会惊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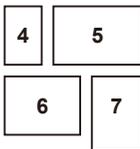
子淇刚满三十岁。他家境优渥，小时候是广西铜鼓艺术团的舞蹈演员。因为有深厚的功底，加上爱好打扮。所以造型非常多



- | | |
|---|---|
| 1 | 2 |
| 3 | |

1. 面包
2. 子淇演唱日语歌曲
3. 笔者和子淇、阿钟





4. 山村
5. 招牌舞蹈《长甲舞》
6. 壮族风情舞蹈
7. 松子和李军

变，泰国公主、拉丁风情、唐朝美人、埃及艳后……统统不在话下。坎坷的经历让他更加成熟。他曾经爱上一个男人，但由于对方大手大脚而花光了自己的积蓄。刚进入反串行当，他也非常地胆怯和排斥，但在大家的鼓励之下，逐渐变得台风稳重，歌声悠扬，被誉为“纯爱天后”。他乐观豁达的性格也赢得了好人缘。除了在纯爱酒吧的演出，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其他夜总会跑场，虽然辛苦，但他赚得比其他艺人更加丰厚。

二十五岁的丝丝在北京曾是小有名气的化妆师，现在他白天经营一家影楼，晚上在纯爱酒吧演出舞蹈、小品。十八岁的松子是所有演员中最为妖艳美丽的。扮相和身材让所有观众折服。他最擅长印度舞，扭腰动作演绎得出神入化。曾是京剧演员的妈妈有时会带自己同事看儿子的演出，并且为此感到很骄傲。另外来自四川的爽爽和云南的咖啡也都各有特色。他们在南宁这里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和朋友。

纯爱酒吧由阿钟和李军合作开办。李军很喜欢打排球，由于阿钟的服装店离球场很近，经朋友介绍他就把排球寄存在服装店。两人逐渐熟悉之后发现彼此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开一个同志酒吧，而酒吧吸引顾客的方式就是做演出。场地、演员、服装，虽然忙碌但让他们乐此不疲。由于广西素有歌舞传统，加之和东南亚接壤，经过很多的学习和参考，他们开辟了自己的风格。

不光纯爱酒吧自己的演员水平很高，他们还推出了一年一度的“反串大赛”。从十八岁到五十岁，各个年龄层的歌舞能手从

广西各城市汇聚而来。优胜者不仅有丰厚奖金，还有机会签约纯爱酒吧。

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很多不顺的经历，但也有很多感人的场景。由于所在场地的妒忌，或者城市新旧更替造成的拆迁，纯爱酒吧曾经三次易址，但顾客们都倾力支持。因为在南宁，这里就是同志们的家。

由于好的口碑，纯爱酒吧除了吸引男同志顾客，很多女同志也慕名而来，并且看得如痴如醉。异性恋顾客也不在少数，年龄最大的有七十多岁的老人来捧场。李军和阿钟在公共关系上处理地得心应手。他们不仅登上当地报纸，还在广西的选秀大赛中赢得掌声和名次。2010年纯爱的表演在广西公共卫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更是惊艳亮相。李军看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向公众表达LGBT人群心声的机会。

这一切成就源于对美孜孜不倦的追求。而我心里暗下决心，要以纯爱酒吧的精神做好这部纪录片。



她们是我见过最英俊的女人 ——记《T婆工厂》

文/台湾国际劳工协会 吴静如

2004年底，位于台北县三重市生产计算机零组件的「飞盟国际电子公司」，因老板掏空资产逃往大陆，员工面临关厂的命运。这个工厂有三百多个员工，其中125名是来自菲律宾的女性移工。她们因为三个月没拿到薪水，忧心忡忡且无所适从，因此来到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求助。「T婆工厂」是台湾国际劳协工作者私下对这个女同志众多的工厂的昵称。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在救助移工的同时，拍摄了一部名为「T婆工厂」的纪录片，记录了七对女同伴侣，包括她们的访谈纪录、参与劳资抗争的情形、工厂宿舍的集体生活。本文即为「T婆工厂」的拍摄手记。

在我处理过的移工争议案件中，遇到过申诉人包含拉子的，也有过拉子领导的申诉案件。但是，拉子的伴侣关系，会受到正视、被自在地对待的，并不多见。因此，当Lan主动在众人面前开心地自我介绍、大方地告白时——「她是我的女朋友，Pilar，我好爱她……」——飞盟移工间对于同志身份及伴侣关系的开放态度的特殊性，顿时让飞盟关厂案在我十几年的移工运动经验里闪亮了起来。

在工厂里，我们互相照应

飞盟关厂案，其实，跟其它的关厂案件并无太大的差异。是90年代以来，台湾政府以「发展经济」为名，鼓励资本家「南向」、「西进」的政策指导下，常见的劳资争议案件。飞盟移工找到我们的时候，公司已经停工，大家都已经2、3个月没有领到薪水。移工们更是好久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裹腹。

飞盟的劳工，有移工，也有本劳（local workers）。本劳上百位，大部分是女性，平均年资超过10年，有的更达20多年。本劳中性别与阶层的差异，非常符合典型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男性劳工没几位，比起大部分的女工，年资不算长，但是在公司的位阶，有的做到领班、有的是课长、科长等管理阶层；女性劳工，多是中年妇女、妈妈们，在公司的年资都不短，但位阶都不高。

移工都是菲律宾籍，上百位，清一色女性。有的刚来几个月，有的做了好几年。

劳工们不论先后来后到，对于如何处理关厂这么巨大的困难，都一概地毫无头绪。每个人心里充满太多不知该如何面对的问题——担心眼前没钱买饭的问题、担心被积欠的工资拿不回来、担心在菲律宾按日计息的债务该如何偿还、担心中介讲的「回国」是不是就要成真，要拿什么面对家人……

经过了两次劳工陈情，官方的动作才稍微积极。公司、中介才稍微配合。虽然积欠的薪资、本劳的资遣费、退休金都得在数月之后才领得到垫偿。但是，至少确定了大家长久以来的血

汗，不会一毛不值。移工方面，也确定有转换雇主的机会、等待转出期间，不会被以任何理由强迫遣返等等。确认了这些讯息，每个人心上的那块大石头，总算暂时可以放了下来。

相较于本劳群体呈现的男女二元及其不平等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值得回过头再谈的是，飞盟移工间的多元性别结构。

我们初到飞盟工厂时，除了看见清一色的女工外，也看到许多T和拉子伴侣的身影。开会、讨论时，拉子伴侣们亲密地拥抱着参与；宿舍里，拉子伴侣们同床共住在一起。

就算这其实是个缩衣节食、充满压力和紧张的抗争过程，但是，在生活互动中，还是可以看见移工间对于拉子关系的自在和亲密——帅T Lan和她的伴，Pilar，无时无刻挡不住的亲密，常常被调皮的同事们故意地调戏；大哥型T，Ellen，在抗争过程中，对于宿舍里新来乍到，尚未领到任何薪资的移工，照顾周到，大家会撒娇地叫她「爸爸」、叫她的伴Elsa「妈咪」；痞子型T，Bonjong，弹着吉他唱着情歌在追Alu时，同事们更是担心地频频向第一次交女友的Alu提出建议。

我们毫不讶异在移工的代表中，包含了一对拉子、几个T和直女。惊艳的是，这群移工代表们所组织出来的群体感和团结性。

对于条件有限、信息不足的移工代表们而言，移工同事们所提出的质疑和问题，不好处理；因为不同利益考虑形成的小团体之间的摩擦，也不好处理。但是，移工代表们几乎是每天召开会议，和大家讨论，让冲突降低、让共识提高，让不同意见能充分表达。自己也同时是当事人的移工代表们，在各自问题的压力下，还得承担着同事们复杂多样的情绪，真的很不容易。而，飞盟移工平日对于多元性别的开放与接受，反映在移工代表们对多元与弹性的尊重，使得代表们就算有着处理不来的问题，终究还是赢得了移工们的信任。

如同Leslie Feinberg 在评论麦可杰克森所引起的舆论讨论时提到，「麦可的外表不仅混淆了人类社会对于性与性别的僵

化组合，并且更进一步地拓展人类性别表现的多样性。这不仅是酷儿策略的本质，也是对于「分化—征服」策略的解构」（Feinberg, 2003, 林郁凯译）。

与本劳间二元性别关系的不平等状态影响着本劳间的互动关系一样，我相信，是飞盟移工间对于性别多元的接受度，解构了「分化—征服」，长出了这个抗争中飞盟移工的群体感和团结性。

这种调情是人生可遇不可求的幸福

飞盟打仗的这段期间，阿香随时扛着记录的摄影机。不但拍下了抗争的点点滴滴，也让镜头随着移工中拉子伴侣们的吸引，记录下苦中带甜的相遇。我们更抓住机会，访问了伴侣们在工厂的爱情故事和移工拉子的甘苦。

Yam跟Bing两个都被选为移工代表，在这次的战役中，她们两个都是非常杰出的组织者。她们说，「现在在飞盟的，大概有七对。其中四对，是在飞盟认识的。另外有几个，她们的伴有的是以前的飞盟本地劳工，有的是不在飞盟的移工。」

她们两个，一个是在菲律宾有一个小孩的单亲妈妈，但是她自己的妈妈还是很担心她成为拉子；一个是因为不喜欢穿裙子而拒绝任职为秘书，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的Lesbian。两个人，在飞盟工作时，透过交接班的机会认识，相互有好感，慢慢地发展成亲密伴侣。

Lan跟Pilar是几对拉子伴侣中，最显眼的一对。不只是因为Lan随时随地就是一副堂堂正正的帅T样，更是因为两个人，老是黏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黏、聊天的时候黏，连开会的时候，也得抱在一起开。

Lan说：「因为妈妈长年在海外当移工养家，很辛苦。自己是家里五个小孩中唯一的brother（兄长），所以要担起养家的责任。」Pilar说，菲律宾的家里，不会接受Lan，现在在台湾，

离家很远，可以自在，不会有人管。Pilar说，她希望跟Lan的关系可以永永远远，不是仅在台湾，不论到了哪里。说完，两个人再一个亲密的紧抱和亲吻。

在抗争过程中扮演着宿舍家长、照顾大家生活起居、张罗大家基本需求的Ellen，大家昵称她F4（因为她有着偶像团体F4成员四个人加在一起的身材，大家说她是“four in one”，所以叫她F4）。F4用流利的中文说，她之前的工厂，因为仅有三个Lesbian，所以她比较吃得开。来到飞盟，这么多帅Lesbian，感觉被比了下去，她开玩笑地皱着眉头说。

平常大辣辣、大哥样的Ellen在飞盟被调到Elsa的部门时，看到Elsa居然害羞了起来。当时跟前任女友在几乎分手状态的远距协调中，遇到Elsa，立刻不再接女友的电话，疯狂地爱上Elsa。有一次，还因为爬窗到宿舍要见Elsa一面，被舍监拉着耳朵，禁足一个月。

讲起大家的恋爱史，每一对都有着各式各样的风情，越谈越多的甜蜜。但是，谈到带着拉子身份到处移动工作的经验，就没那么轻松了。

Ellen认为，在菲律宾，Gay比较好，可以到处去。Lesbian的她，被男人呛过声。也听过各种Lesbian的危险，包括喝醉后被强暴的事件。Elsa说，以前华硕面试的时候，看起来像Lesbian的人，不会通过，所以大家都会留长发，等过了，再剪短。我说，听起来很像台湾T常见的高中经验，穿裙子过校门，进到学校，就立刻换短裤。Bonjong笑着说，像她，不论长短发，怎么样就是会被看出来，穿女装也不会有用。大家边笑边点头。

Glenda也说，Lesbian比较难找到工作，会有歧视的问题。Pilar说，她以前的公司，舍监看到女生睡在一起，就会把她们送回去菲律宾。Elsa抢着说，没错，她以前的公司，如果被知道是一对，舍监还会特意把她们的房间调开。Bonjong说，飞盟舍监比较好，她和Alu刚在一起的时候，舍监就帮Alu换跟她同房，并安排Alu在上铺，比较有隐私。



说到这里，大家又嘻嘻哈哈地谈起了私密问题——到底在这么多人的宿舍，可以怎么有私密空间干点私密的事？

「那是为什么我们的床，都用布当帘幕围起来阿」、「我们都等到宿舍房间没有人的时候……」，Lan说，「Pilar很大声……」还没讲完，就被Pilar打，所以笑着住嘴。

「我们会上旅馆，但是，一次要好几百，所以，也很少去」。马上有人问，「你们去的是佳乐福对面那一家吗？那一家，多少钱？」大家迅速地交换起讯息来。

我开始感觉到这里与那里之间，无重量状态的愉悦感

21世纪的今天，迫于资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所造成的国际间不平等发展，导致第三世界的人民必须漂泊移动，谋求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飞盟移工，跟所有其它来台工作的移工一样，为了实践脱离贫困的自由，跨越国界，让自己作为劳动力被廉价地买入，却掉进了奴工囚牢中，在另外一个国度，意外地也将自己的自由卖出。

飞盟的拉子移工，在劳工身份上，同样无法避免地成为廉价劳动力，成为奴工，失去成为「完整的人」的自由。但是，在性别身份上，透过国界的跨越，脱离了母国生活圈的界限，在飞盟移工群体间，却获得了实践性别展演的自由——成为T、成为婆，也得以自在地进行同性性行为实践。

再一方面，正因为性别得以自在地被实践，所以，在囚牢之中开展出另一个超越囚牢界线的生活社群、生活圈——或许跨国籍、或许跨母国生活圈的拉子的连结。

但是，从嵌在移工身份上的闭锁囚牢中所获得的性别实践空间及性别社群，仅是一种脆弱的、「无重量状态的」愉悦。

这样的愉悦，会因为移工身份被「用完就丢」的移动强迫性而被迫归零，回到原点，或者继续移动。但是，因为移动的无自主性（以台湾境内而言，如，移工转换雇主的非自主性；以国际间而言，如，移动受限于各国国境的控管、移动的成本等因素），下一个空间，可能再度被锁进性别主流框架中（因为，如同飞盟群体般对拉子的接受与开放状况，仅是一个偶然），或得牺牲同性性行为的实践权利（如与伴侣被迫各自纷飞）。

这样的愉悦也可能消失于，移工囚牢的就地消解（如果当地移工运动够强的话）、移工得以「完整的人」生存在移动的目的地（不论是中点或终点）、移工不再被当地社会视而不见。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同志的性别身份可以被看见，得正面面向目的地社会对于同志的所有挑战。

在移工身份与拉子身份仍处处受歧视、处处受限制的台湾社会，飞盟移工拉子所能享受的愉悦，仅在性别界线与国境界线交错中的「这里与那里之间」。





仗剑天涯只为她（他）

——武侠小说中的同性情感描写

文/山水酒

同性情感的描写在各类小说、影视文学、戏剧文学作品中已经不算稀奇之事，但在武侠经典中出现的不多，或者说明确出现的很少。这关乎武侠小说盛行时期的社会理念和舆论导向，也和作者本身的好恶有关。这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暂且不去理睬，只对一些经典武侠作品中的同性情感描写略作介绍。

1. 女扮男装擦边球

这算一种典型的颇有市场的审美趣味吧。不论男女读者，大部分人都挺喜欢看女人女扮男装、英姿飒爽，把同性迷得神魂颠倒的故事。这种趣味自古有之，比如演义小说里的“八姐闯幽州”，就是讲杨家将中的八姐为了给杨六郎解围，独自扮作男装跑到幽州，风流俊美又武艺超群，辽国丞相女儿月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八姐利用这桩婚事盗得令箭成功救了六郎，最后再遇月屏还加以调戏。虽说该故事以国家大义为基调，和爱情的关系实在不大，但这个闲适的小故事放在杨家将的大背景下，看着实在很轻松有趣。

这个旧小说的套路，金庸在早期作品中很爱用。比如《书剑恩仇录》中机巧灵动的李浣芷，随师傅陆菲青初次出门，就穿男装。路上她见到翠羽黄衫霍青桐的美貌，目不转睛地看着人家直发呆。书中两人初相识时胡闹般的一场比试，是武侠作品里经典的女扮男装和同性的对手戏。不过对于这一对儿的描写，金庸只做了个擦边球似的描写，等霍青桐遇到了男主陈家洛，擦边球就到此为止了。

此外，还有《碧血剑》中刁蛮任性的温青青，经常是男装打扮。不过她这个人女性化十足，整天忙着吃袁承志的醋，男装只是为了行走江湖方便。后来两人去找宝藏，顺便去秦淮河游玩听曲子，青青兴起吹箫引来一位马公子，竟然也没看出温青青的性别。这位嗜好优伶的马公子，把温青青当做优伶，对她垂涎三尺，“神魂飘荡”。可惜马公子这个武侠小说中难得的纯正同性恋却是个纯正龙套，没一会儿就被温青青一剑砍掉了脑袋，戏份就此终结。

武侠小说中女扮男装相关的一些同性恋情描写，都算是武侠正文之外的闲笔。就像月屏只是单恋，李浣芷不过是玩闹，温青青更是为了行走方便，都非两个人的恋爱之情，所以整体来讲，女扮男装型仍然只是擦边球。这和人类追求中性美的审美有关，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美都有共通之处，而能结合男女两性之美，必然才是真正的美人。



八姐盗令箭



霍青桐与陈家洛



温青青 脂粉香

2. 歧视男同性恋型

这是异性恋性向的男作者在主流社会排斥同性恋风气下常常产生的一种态度。比如上文《碧血剑》中的炮灰马公子，这个人物被金庸描绘得荒唐滑稽，温青青杀他时真是理所当然半点不会手软。虽然说马公子本人的性格和爱情态度也颇有问题，但涉及同性恋题材时偏挑这么个人来点缀平衡正文，金庸的态度可见一斑。

异性恋的男作者对男同性恋者往往态度歧视，对女同性恋者则宽容得多。比起春秋笔法述而不论的金庸，古龙的态度明显直白，他就是个有上述问题的直男。《孤星传》是古龙早期偏后的一部作品，模仿的影子已经较淡，古龙自己的风格也略见雏形。主角裴珏就像书名形容的一样，身世孤苦，遭遇了无数的凄惨与不公，但好在他最后仍然品质高尚并武功有成。古龙把涉及同性恋的描写刻画成是他苦难史中颇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品开头，十五六岁模样俊秀的裴珏不愿再寄人篱下，刚跑到街上，就被“一个猥琐的汉子”“拍花儿”（用药迷走）了。随后是一段颇有记录片风格的详尽描写，观感模糊飘荡，仿佛奇遇——狭窄的巷子，又臭又小的房子，裴珏被穿上女人的衣服推倒在床上，神智不清险被猥亵的男嫖客强奸。

古龙用大段文字描写奇诡，取材仿若市井流言，“拍花”、“像姑”这些名词，被拿来彰显社会的阴暗面，并成为裴珏走入江湖遭遇的第一课。而这里面拐卖裴珏的汉子，酒气熏熏的胖嫖客，狭巷里一些貌似男同性恋者的相关人物，古龙没有半点正面描写，无一例外地被写成丑陋变态甚至恶心的脸谱化典型。很明显，古龙对男同性恋者的态度是厌恶、丑化的，而且几乎把这当做不合理、不正常的社会问题来揭露了。

古龙后期的作品《白玉老虎》则出现了更为明确的男同性恋角色。赵无忌为报父仇化名潜入唐家堡，每天机关算尽步步惊心。小说中一次重大的危机被一个己方的卧底帮忙化解，这个卧底的代号，叫做“西施”。“西施”这个唯一成功打入唐家堡内部的“死间”，叫做小宝，十分英俊，“跟着”唐家兄弟中最可怕的唐缺。

这个人物勾画极少，在剧情推动上也并不重要，但让人很难忘。当小宝向赵无忌表明身份时古龙这样写道，“‘你应该看得出的，我跟他（指唐缺）的关系不同。’他在笑，笑容中却充满了痛苦。为了自己誓死效忠的目标和信仰，他虽然不惜牺牲一切，可是这种牺牲无论对谁来说都太大了些。想到他和唐缺之间那种不寻常的亲密，想到‘西施’这两个字中所包含的那种特别的意思，无忌当然也可以想象到他所忍受的是种多么惨痛的屈辱。”显然，这里的同性恋情，又成了牺牲的对象和伟大的砝码。唐缺事实上是同性恋，这似乎也是他诡异形象的一部分构成，本来这就是个毫无人性难以捉摸的人物，古龙对他绝无褒词。小宝倒是很被赞扬升华了一番，但这里宣扬的恰恰是牺牲精神，小宝乃是一个异性恋，除了“西施”、“情感和贞操”这个意义的牺牲，屈从唐缺这个男同性恋者正是小宝牺牲之伟大的一个重要加码。

武侠小说中歧视男同性恋者的现象，以古龙为甚。他对真正的男同性恋者丑陋化、类型化，以一种夸张的描写形成强烈的观感刺激，并保持一种旁观的距离感，绝不会深入挖掘这个群体的内心，甚至不把他们当做正常人看待。总之正常人都不会是男同性恋，男同性恋都不正常……这就是古龙的观点。



3. 男性视角的女同性恋者描写

如上文所说，异性恋性向的男作者往往对男同性恋十分歧视，对女同性恋则颇为宽容，这在古龙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抛开一些暧昧化的感情不提，不同于金庸一贯的含蓄，古龙实打实地写了一对女同性恋，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人物，见于《楚留香传奇》血海飘香三部曲。

古龙让故事的主角宫南燕在第一部《血海飘香》中惊鸿一现地登场，之后却杳无音信，只留下重重线索。故事进入第二部《大沙漠》，画眉鸟的神秘标志飘忽地出现，然而终极Boss还是在第三部《画眉鸟》。

《画眉鸟》中，楚留香最后发现，一切神秘都和最开始神水宫丢失“天一神水”有关，想解决问题也必须去那个神秘的神水宫。直到这时，故事才重遇消失两部多的神水宫弟子宫南燕，并发现了神水宫宫主水母阴姬的秘密——“阴姬本来就是是个不正常的女人，她的情欲是畸形的，她讨厌男人，却将情欲在女人身上发泄。所以她收了很多美丽的女弟子，而且建造了很多秘道，可以直达她所有女弟子的寝室。”

古龙笔下的神水宫宫主水母阴姬是个天生就是同性恋性向且还搞后宫的女人，遇见一个中性的男人“雄娘子”，就爱上了他，还生了个孩子。后来这个男人跑掉了，阴姬找了个替身，就是宫南燕小姐，在那里聊慰相思之情。阴姬和雄娘子的孩子司徒静死了，雄娘子潜回神水宫看女儿。为了顺利潜入，雄娘子又去勾引宫南燕，结果被宫南燕缠绵之后捅死了，理由是“她得到了你，我也要得到你”。最后阴姬得知了雄娘子的死，在宫南燕刚救了她一命后杀了宫南燕，随后把自己封在石门之内。这是个挺复杂的三角恋。

古龙刻画的水母阴姬这个外表很男性化很坚定的女人，武功极高，是楚留香这个系列故事里的最终Boss。但你看她做的这些事，实在没半点大师风范和事业追求，好像整天就是把自己关在神秘的神水宫里不许男人进，找美丽的女弟子OOXX，而且还心虚自卑，自认变态，生怕被别人知道……

总之，这个女人被描写得除了古怪，性格上实在找不出什么优点，故事最后还和楚留香（她见过的第二个男人？）暧昧了一下……可能在古龙的想象中，喊着憎恨男人的女同性恋者，那是因为她不知道男人的好，真碰见了男人，一个个都立刻就死心塌地了。

阴姬爱的雄娘子，身为一个有点异装癖但是“性向正常”的人，倒是被写得立体丰满一些，性格也比较自然让人可以理解。楚留香见到他时，认为“实在可说是个绝世的美男子”，“他虽然年华已老，但还是比大多数女人都美得多，一个男人竟比女人还美，比女人还像女人”，看来他的个人魅力的确不小，是个美的超越性别的人。宫南燕被写得那么风姿绰约，也不过是像他而已，他的风采可见一斑。

但这里真正敢爱敢恨最为个性鲜明的人物，还是宫南燕。或许她性格很偏执古怪，为了对阴姬的爱跑去和情敌试感觉作比较，然后又作风狠辣，一刀捅掉情敌。但她气质出尘，智计过人，数次陷害暗算楚留香从无失手，就是雄娘子，阴姬也全都要败在她的手腕之下。可她所爱非人，也算是被爱情冲晕了头，看不出自己爱的其实是个异性恋且还完全拿她当替身，最后很悲哀地死在最爱的人手上。

总之，宫南燕身为一个纯正的同性恋，被古龙写得勉强还算美好，真是不容易。可惜古龙是不肯让她太美好的，死了也忍不住要抹黑一下，让她临死时怀疑阴姬杀她的原因是为了不泄露她曾败在楚留香手中一事，并借由楚留香评论道：“那只因她自己是这种人，所以才会将你看得和她一样。”

比起对男同性恋者的描写，古龙能写宫南燕这个人，已可算是一种很大的宽容。虽然行文中依然处处流露出对同性恋情歧视和偏见，并从男性视角对女同性恋者的情感进行想当然的曲解，但武侠小说中毕竟有了宫南燕这样一个人物，供我们唏嘘品评。

电视剧《楚留香》（1979）水母阴姬和宫南燕



《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1991）



4、事业的终点是爱情

最后一定要说的是东方不败。东方不败之独特，在于他那传奇的经历和对人生古怪的选择。东方不败在《笑傲江湖》中笔墨不多，但身为人们谈之色变的魔教教主，从一开始就层出不穷真真假假的魔教中人的各色行事，很完美地衬托了他的神秘感。金庸有意虚写甚至淡化他，虽然正道中人常拿出魔教骂一骂，但这个教主始终显得虚无缥缈可有可无。

作为金庸最富盛名的作品中的重要人物，东方不败的故事本身笔者不必重述，只简单分析一下金庸刻画的这一难得的同性恋情。

东方不败似乎是个感情的孤独者，当世只有杨莲亭一个对他好，所以他也要对杨莲亭好到不管什么都听这个草包的。救过东方不败命的兄弟童百熊对他也实在很好，可是东方不败好像只认爱情，兄弟之情生死之交什么的都得给爱情让路，天大地大不如莲弟高兴大。另外令人奇怪的就是东方不败明明是才智超凡，却爱得毫无自我，明明知道杨莲亭就是个草包，做的事没有道理也根本不对，还是什么都无条件听杨莲亭的，且做小伏低，真是让人唏嘘情为何物。

回顾东方不败的一生，他出身寒微，积极进取，野心勃勃，痴心不移，称得上人生百味都品过一遭。但我们却可以说，他是个活得很清醒的人，一直在追求极致的完美和自我的圆满：从一个父母双亡的贫家子弟，到武功高强的武林人士，再到万人之上的一教之主，最后又成为追求幸福满足于方寸之地与人厮守的绣花人。他自己不迷茫的，是从事业到爱情——人生目标的转变。

东方不败又是个矛盾的人，他极工心计，篡夺教主做得滴水不漏，令任我行自愧不如，却还是不够奸诈，被任我行摆了一道——传他《葵花宝典》本来就没怀好意；他翻脸无情，为了杨莲亭可以转瞬杀了过命的兄弟，又有温情的一面，对任盈盈一直很好，而且不杀任我行，只是把他囚禁在西湖湖底。

总的来说，东方不败这一生无愧于他自己，事业做到了极点，爱情也相伴到最后。也许金庸是想把他当做一个笑话和悲剧来讽刺争夺《葵花宝典》的人，这从东方不败临死说的那段《葵花宝典》令他变性情，杀小妾，爱男人的话里可以看出。这段话等于说他的爱情就来源于这么一本秘籍，与剧情自相矛盾，真是侮辱了东方不败的爱情。但综合整个故事，东方不败这个人物已经脱离这个荒唐的设定，有了他独特的魅力。不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这段爱情，足以令我们动容。

Simone de Beauvoir

西蒙·德·波伏娃

文/金星

钱钟书在《围城》里说，法国人的思想有名的清楚，文章也明白干净，但是他们一做起事来，就混乱、肮脏、喧哗，不恶心死你也吓死你。这话简直是为波伏娃和她周围那一帮吃文化、排思想、就是没廉耻的文人们量身定做的。

波伏娃生在1908年，她老爹是个律师，惯于拈花惹草，老妈是主妇，刻板无聊，全家奉天主教，是可以晒干了做标本的中产阶级家庭。小波波是长女，妹妹没出生前她狂有优越感。虽然早熟，她早年的生活还是循规蹈矩的，饱读名著，是满脑子性幻想的理论高手，却连个二垒的实践都不敢来。部分原因也在于，波波长到青春年少时，沮丧地发现自己不是一美少女。

作为某种心理补偿，她迷上了一个同龄可人儿，闺中密友冉冉（或译“扎扎”），一个精灵古怪的天使。两人从十岁相识起，一直亲密如连体，不离不弃。直到她们上大学，冉冉认识了波波的同学梅洛·庞蒂，开始搞疯狂的异性恋。庞蒂同学日后大有出息，是现象学哲学的大牛，不过彼时他被认为是来路不体面，是老妈趁丈夫远游之际跟别的男人偷着制造的，而冉冉的妈比波波的妈更保守，为这死活不答应小情侣的婚事。冉冉心痛到发疯，得了脑膜炎，竟在20岁盛年就夭折。

冉冉的死，让波波警醒，她明白看到虚伪的中产阶级伦理压迫下女人可能的下场——不是像老妈，便是像冉冉。不过一开始她并没决心做叛逆，还梦想嫁给自己仰慕的表哥，生几个小活蹦乱跳的小崽子。问题是，绣花枕头的表哥嫌波波没丰厚的嫁妆，为了少奋斗30年而娶了一个富家女。这下羞辱得波波彻底绝望，在此当口上，她遇见了萨特，一个身高只有158厘米、穿衣服破破烂烂、斜眼的愤青小子，于是就走上了女愤青的不归路。

波波大学读的是法国高师，入学考试极难，一旦进去就到了养太爷的地方，拿国家高补助，吃饱没事就谈恋爱打架磕药闹革命，这些全干过一遍还无聊就思考哲学问题，是以几乎所有法国思想界牛人都出在这里。波波智力超群，入学考试第二（第一是

斜眼男），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第一（第二是西蒙娜·韦伊，这是一位真正的圣人）。毕业后，波波先后来辗转几个城市在中学里教书。

波波的教师生涯，仿佛两部电影的混合版本。作为职场新人的时候，她被一个同事老妇看上了，于是上演《丑闻笔记》，人家百般勾引，差点霸王硬上弓，波波就是不从——不是她道德标准高，而是审美标准高。事实证明，无论男人女人，波波只跟自己更年轻更俊美的猎物上床（除了最初两年，她跟斜眼男在几十年中没有性关系）。等波波几年后顺利成长为饥渴中妇，她带的高三毕业班美眉云集，正是搞《恋恋师生情》的好所在，先后有好几个妞儿着了她的道。

首先撞上门来的是俄籍犹太裔美少女奥尔加，波波对小奥很着迷，觉得她身上有冉冉的影子。恰好小奥是问题少女，念大学后挂科无数，她的工程师老爸气昏了，勒令她退学。小奥怕了，向波波求助，波波一见机会来了心花怒放，亲自去游说小奥的父母，可怜的二老以为波波为人师表，就把女儿在法国的监护权交给了她。波波把小奥接来家里住，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耳鬓厮磨。不过小奥对波波不感冒，两人似乎还没上手，斜眼男就来插了一脚，硬生生把小奥给抢走了。须知小奥当年才十七八，豆蔻梢头，如花美眷，似这般都赋予斜眼变态男。更离谱的事儿还在后头，小奥跟斜眼男折腾了一段时间，嫌他床上没用，爱上了斜眼男一年轻英俊的学生（到底年貌相当才对），而波波不知道出处于什么心理，跟这男学生也来了一腿，四个人的关系乱成一团。最后两只年轻的醒悟，跟变态起家的玩，占不到便宜！于是小奥和男学生结婚了，绝的是波波和斜眼男都跑去当证婚人。

说斜眼男变态一点也不委屈他，你看他阁下大厚本子的《存在与虚无》里，写到性虐待一节时多么high就明白了。小奥结婚后，他还搞上了小奥的妹妹，又一个鲜嫩无辜的少女！波波这边也看上了另一个，比安卡·郎布兰，她在莫里艾中学的学生。小比安卡热爱哲学，对波波由崇拜到爱慕。波波这次行动快狠稳准，



西蒙波娃和萨特

在小比毕业会考之后就带她去旅行，在一个简陋的旅馆里办完了女女之事。当然，这块羔羊肉最后还是被斜眼男抢去了。

讽刺的是，有一个真正爱波波又不买斜眼男账的女孩，波波对她却是绝情的。这女孩叫丽丝，波波的另一个学生，骄傲不逊，风华绝代。丽丝爱老师，真是爱得疯狂。两人最甜蜜的岁月恰好是二战沦陷期间，丽丝想尽办法呆在波波身边，常常故意拖延过每晚的宵禁时间，这样就可以睡在波波家。甚至两人闹别扭，丽丝被波波赶出来，她也可以守在门外整整一夜。等战争结束，斜眼男从战俘营回来，丽丝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波波开始疏远她。斜眼男偶然情况下见到丽丝，眼睛刷一下就亮了，又想搞他乐此不疲的“三重奏”，丽丝可不傻，断然拒绝——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性，姑奶奶可要维护人类进化成果！

丽丝的妈妈知道波波的事，开始也没放在心上，后来丽丝被波波甩了，先后交过两个男友，一富一穷。看女儿跟穷小伙同居，丽丝妈受不了，来求波波：你的话这死丫头最听了，能不能劝劝她，让她还跟以前那个富家公子好啊，嫁人可不能跟穷光蛋！波波当然不答应，丽丝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她向校方捅破波波引诱女学生的事，于是乎，波波被开除了。这下两人彻底玩完。丽丝革命到底，后来虽然嫁了个美国丈夫，但女情人不断。她也一直深爱波波，在她去世后一个月，波波还接到她寄来的生日蛋糕——那是丽丝死前两天为波波做的……

波波晚年，又一个女学生进入她的生命，被她收为养女（法国的民事收养是最藏污纳垢的关系），她声称这段关系是“美好的事情”，不过不承认“情同母女”的说法（恩，波波的岁数都够当人家姥姥勒）。这个美眉直照顾她到死。

波波跟斜眼男一样有暴露癖，恨不得有摄影机一天24小时拍她的真人秀，只遗憾当时技术条件不允许，于是借助文字记录，风流韵事巨细无遗，变个人名就是小说。她成名作《女宾》记的就是跟斜眼男和奥尔加的三人行，获龚古尔文学奖的《名流》里

大肆描写跟美国作家奥尔格伦的巫山一段情。奥尔格伦倒是个真性情男子，拿到书一看气了半死，对记者大骂说，世界各地的窑子做业务时都是关门的，这个法国娘们儿竟然把我们那点事儿全抖出来，这可是隐私，应该是被封存的美好回忆啊！

波波和斜眼男在文学上，都不过一流半的作家，比二流好一点，离一流还差一截，他们所谓的存在主义哲学也没什么根基，可架不住他们两样搭着卖啊。正赶上二战后欧洲精神危机，抓住什么是什么，于是存在主义就跟刚出炉的热面包一样，嗷嗷抢手，让他们后半生吃喝不尽的名声就是这样来的。

有时候忍不住想，人真是奇怪的东西，波波是绝顶狡猾、四处便宜占尽的女人，怎么一辈子就被斜眼男给吃定了呢？在这一点上，她跟女性主义根本八杆子打不着，那所谓契约式婚姻，不过是维护斜眼男群婚福利的幌子而已。一方面，她尽到了传统妻子的全部义务，照顾他的老病死，扶持他的事业，他榨取她的一切：她的才华她的思想甚至她的女人；另一方面，她没权力要求他任何东西，因为她没有任何社会所承认的名分！

不觉得西蒙·德·波伏娃是什么女性主义者，她写作《第二性》投机成分极大，因她个人跟女权运动的第一浪潮根本没什么直接联系。全书不过文学、历史文本的考据堆砌，观点性论述很少，跟Virginia Woolf《自己的房间》里的真知灼见不可同日而语。而此书得以流行，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她的叙述用了一种男性口吻，描述女人境遇时高高在上，貌似客观的冷酷（与《性政治》中感同身受的热烈语调对比便知差距），这极对男性读者的胃口；其二是英文版本翻译到美国时，女权运动第二浪潮方兴未艾，走了时代的鸿运，美国人又爱一哄而上，搞来搞去就把《第二性》捧成了圣经。

她的一生，其实是女性人格独立的反面教材——在不公平的社会只赋予你小白兔力量的时候，不要跟大灰狼玩公平竞争的游戏，哪怕你觉得自己没吃亏，也只是可悲的幻觉！

惊蛰特别专题：20年代的柏林拉吧 —— 100年前的玩法

为庆祝两会召开，本期《蕾丝辞典》特设红色专题...骗你玩儿的...为庆祝les+再度出刊，本期特设桃色专题...也是骗你玩儿的...其实我们搭乘时光机从中国古代狂奔回来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春天来喽~~~~!

俗话说，“三月三，蛇出山”。惊蛰刚过，两会就来了，洛施玩HIGH了，日本地震了，姑娘们的裙子嗖一下变短了，连les+都再度出刊了！各位姐妹妹妹，你们还腻在被窝里深情对看么？出来吧出来吧，把你蠢蠢欲动的小心灵从被窝和电脑里拔出来，撒丫子奔向组织的怀抱吧！

关于“怎么玩，玩什么”，我国古代拉拉完全没有发言权，这些喜欢搞个人主义的姑娘扎堆儿就吵架，人多就头疼，偶尔搞个趴，还必须唯我独尊。忒没劲！相比之下，同样假装正经的德国人在夜里就奔放的多，100年前那玩的可是风生水起！

同志娱乐场所的兴盛向来是检测舆论自由程度的RH试纸。对于欧洲来说，20世纪20年代是个让人怀念的“疯狂”年代，一战的结束让大伙说话倍儿自由、精神倍儿亢奋，大难不死之后，大家格外想的开。同时，城市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也加速着同志舞台的形成，据说那会儿的欧洲有这么几个地方是时髦同志的聚集地：柏林、伦敦、巴黎等，而其中柏林更是欧洲同志的必游之地，有这么一段描述：

“夜间的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不仅在柏林西区的时尚区涌现出来，在贫民区也出现了。可以看到奔驰车停在男同性恋酒吧，或者富裕的女同性恋夜总会前。异性恋男女也对‘地下世界’的车水马龙艳羡不已……许多来看热闹的人也参加到娱乐之中，与同性的舞伴一起跳舞。”

不仅场所多样，就连指南都出来了，出版于1928年的《柏林的女同性恋》介绍了50多家柏林的女同性恋会所：“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因为这里立志满足各种口味。”一句话，总有一款适合您。隔着100年厚的时光尘埃，让我们一起来过过瘾：

【干妹妹俱乐部】 景点型

“马尔堡人街13号的‘干妹妹’妇女俱乐部是很高档的地方，但那里也接受男人。接待员是个13岁的小女仆。墙上的壁画画着米迪莱娜，包厢挂着帘子，掩藏着姑娘们的嬉戏。但似乎这里只是代表性的，吸引路过首都的外国人。路易-夏尔·鲁瓦耶问过的一个姑娘告诉他：那些‘真的’，你知道吧，她们不来这里。”

虽然“干妹妹俱乐部”只是个地标性的摆设，但她给了我们至少三个启示：1戏果儿可以从认干妹妹开始，2拉吧也可以成为骄傲的城市名片，3小萝莉女招待是个不错的营销手段，当然为了不触犯劳动法，你可以找个面嫩的。

【蒙比茹】 装逼型

“沃尔姆斯人街和路德街之间的蒙比茹是家封闭的私人俱乐部，有大约600名会员，只有经会员介绍才能入会。内部很讲究，隔成小间，灯光柔和，周围是主题漫画，扶手椅坐着女同性恋中的电影明星、歌手、知识精英。她们一年两次在柏林大剧院举办舞会。”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莫装逼，装逼遭雷劈”，错了，遭雷劈的都是装逼装的不好的，装到极致雷也要惧你三分。咱啥时候也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个舞会呗？两年一次也成，全场循环放一支曲子：《忐忑》。不过说句正经的，咱伟大祖国还真不缺这样的装逼俱乐部，私人性质的女同会所，不能说的秘密，100年后的谈资。

【乔治街小酒店】草根型

“并非所有的女同性恋者都光顾上等俱乐部，有些只是在街区咖啡馆见面或者到下流酒吧……乔治街上的小酒店是A.E.魏劳赫的女同性恋小说中蝎子酒店的原型。这里一个厅是女士专用的，可以吸烟、跳舞、喝酒。她们定期组织啤酒节、假面舞会、沙滩游。环境有些粗野，性意味强，经常发生口角。在那里有柏林最邋遢的女人，未老先衰。”

虽然连名字也没有，虽然盛产极品丑女，但历史仍然记住了它，因为那是一道并不优美但纯手工打造的蕾丝边，生活的真相在其中昭然若揭，我们看到的是未经文化、艺术打磨过的原生态拉子。你爱一个人吗？带她去最下流的拉吧坐几晚，让我们扒下知识的墨镜、品位的口罩，看看彼此的本来面目，也看看最初的自己。

【施文街13号顶楼酒馆】搞怪型

“施文街13号的顶楼酒馆是女夜总会，但接待男人喝酒和看演出，在那里比赛‘最美小腿’。有时在深夜也会有知名的女歌手、演员或舞手，但气氛总的来说很简朴：‘一个奇怪的家伙，一个高个子女人，她戴一顶宽边毡帽，看着像个男人，目如鹰隼，她指挥着那些舞女。她叫我们过去，我们围着她坐下。她站在圈子中央，用催眠的声音发布命令。我们上前，退后一手拿酒杯，一手挽着旁边的人。一直继续，直到接到命令把酒喝掉，然后把杯子从肩后扔出去。’”

资料只给到“从肩后扔出去”，但我实在很想知道扔出去之后呢？你也一定在嘀咕这到底是咋个玩法，怎么看着像原始巫术呢？不过，“最美小腿”的主意相当不错，老是帅T美P的多无趣，比比“最长中指”也未尝不可喽。

【紫罗兰】活力型

“比洛街37号的‘紫罗兰’最受欢迎，是年轻女同性恋的据点，在那里可以遇到些商人、售货员、体力劳动者和小职员。大家在那里跳舞，组织一些文化信息讲座，有一个运动组组织郊游。‘紫罗兰’的使命是建立爱情和和谐的统治，反击对同性恋的歧视，为反对刑法第175条扩大到女性而战。许多女性化装成男子来这里，这里会组织联谊晚会，在已婚女性节上有拔河比赛，紫色夜晚舞会上会唱《淡紫色之歌》，是柏林女同性恋之歌。在‘快乐晚会’，每个女性可以去衣帽间选带号码的服装当众穿着。午夜时分分发交友卡，每个人可以写自己选中的号码。她们为了让大家认识而想尽办法，在跳‘蒂罗尔舞’时，每个人都不能坐着，都要上前跳舞，然后换舞伴。1929年，紫罗兰和蒙比茹合并，9月15日在司令部街72号的美国舞厅举办庆祝会。两个俱乐部联合后在这个地址每周三六和周日聚会。为了庆祝1929年圣诞，她们举办了一次大型假面舞会。”

相比于样子货、装逼型，以及粗鲁范儿和搞怪癖，“紫罗兰”算是最健康的一款了，你看，有讲座、有郊游，动静结合之外，人家还不忘记那些灰头土脸的已婚拉拉，专门为这个有苦难言的庞大群体搞了个节，咱这点真应该向人家学学，已婚怎么啦，已婚照样“拉”，拉得更精彩！另外，这里对沟通和交流极为重视，大有“全世界拉拉联合起来”的架势，团结就是你娘，同志应如是。

其他拉吧一览

- 【道连·格雷】最老、最知名的，混合型。晚会相当多彩：登山节、葡萄酒节、美食街……
- 【多米诺咖啡馆】只接待精英女同志，听爵士喝冰雪莉酒，装逼二号。
- 【和谐妇女俱乐部】每周三聚会。在我国也可开一家分店，叫“被和谐妇女俱乐部”
- 【马利和尤格尔】密室型儿，厚帘子一拉，爱干嘛干嘛。
- 【魔笛】女同报纸《女士之爱》的读者聚集点，TP区分相当分明，极方便。

[同性恋去病理化之路^{之十一}] 非病理化的政治斗争 我是名同性恋者， 同时也是位精神病专家

翻译/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 二言 编辑/alice

1970年至1973年之间，同性恋运动和有组织的精神病专业之间的战场前线是美国精神病学会。学会一直只在“变态”和“性偏离”的名目下讨论同性恋，于是斗争的主题就瞄准了诊断标准。

1971年5月，美国精神病学会年会设立了题为“非患者的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的讨论会，首次允许同性恋者为自己说话。讨论会的参加者包括华盛顿马太辛协会负责人法兰克·凯蒙尼、旧金山个人权利协会的拉瑞·里多约翰、比利蒂斯之女的创始人德尔·马丁、女同性恋活动家丽丽·文森斯和明尼苏达大学学生会主席杰克·贝克。

凯蒙尼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是对精神病专业权威提出最激烈批判的同性恋人士，他认为公开场合的冲突和桌下的谈判交易应该并重。同性恋活动分子在各种渠道展开工作，凯蒙尼参与了事先计划好的搅乱会场秩序的活动。在5月3日的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董事会议上，凯蒙尼夺过话筒，向代表们喊道：“精神病学是实实在在的敌人。精神病学为了灭绝我们，发起了无情的战争。你们可以把我这番话当作宣战。”他们冲进会议的展览厅，威胁有些展台如果不撤下有关治疗同性恋的器具，他们必将将这些展台打个稀巴烂。这一切在当时闹得不可开交，以至有些精神病专家惊恐地将同性恋活动分子比作纳粹。

至1971年底，同性恋活动分子将他们的愤怒集中于一个要求：同性恋必须被剔除出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疾病分类。为下一次学会准备的标语牌包括：“同性恋、骄傲与健康：同性恋社区开口了”，这些呼吁希望能够赢得那些赞同在《疾病诊断与统计标准》中删除同性恋的专家的支持。

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是“无名医生H”（约翰·弗莱）在研讨会上的出场。“无名医生H”头戴橡皮面具，穿着特大号的燕尾服来掩饰自己的真实身材。通过可以扭曲噪音的特制麦克风，他向坐在台下的500名同事说：“我是名同性恋者，同时也是位精神病专家……对我造成的最大伤害就是失去诚实。身处一个‘治病救人’的行业里，我们同性恋精神病专家却不能保持诚实，这多令人难以置信！”听众大为惊愕，许多人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同行中就有同性恋者！根据这位无名医生的所言，多年来在美国精神病学会内部一直存在着一个秘密的同性恋人士的社会联络网，总共包括大概200名精神病专家，他们戏称自己为“同性恋精神病学会”。

修改《疾病诊断与统计标准》需要精神病学会董事的同意。1972年的年会后不久，学会的术语委员会成员罗伯特·斯匹策与同性恋社区取得了联系，社区人员的智慧和激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邀请纽约同性恋活动联盟的罗纳德·戈尔德组织一场讲话，让学术委员会来听，他还同意在下次精神病学会上主持另一场讨论，致力于辩论同性恋是否应该被剔除出疾病分类。



1973年5月，当精神病学会在檀香山召开年会时，同性恋议题引起了极为激烈的讨论，它成为当时此行业最具争议性的议题，犹如一只“烫手山芋”。

大约有1000名精神病专家出席了由斯匹策举办的阐述各方对同性恋议题看法的会议。会场气氛极为紧张，讲话者呈现出两极分化。比贝和索克里底斯坚持传统观点：同性恋是因为儿时父母培养不当引起，是一种可以得到治疗的精神疾病。贾德·马默是第一批坚决支持将同性恋非病理化的著名精神分析专家。他重申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正常的”同性恋者确实存在。

最后，罗伯特·斯匹策为争论的两方提出了修改方案。他建议将异性恋称为“最优”，将同性恋称为“次优”；但即使作为一种“非常规性行为方式”，同性恋也不足以被归类为精神疾病，因为确实存在很多自我感觉良好并且毫无精神焦虑的同性恋者；那些对自己的性倾向感到不安的同性恋者仍然需要得到精神病专家的帮助。最后，他建议在《疾病分类与统计手册》中删除同性恋，以“性倾向失调”取而代之。

“这是专门针对那些在性兴趣方面主要指向同性，但同时又为此感到困扰，内心存有冲突。或者希望改变性倾向的人。这个疾病分类与同性恋不同，因为同性恋本身并不构成精神变态。”斯匹策同时向众多与会者表明，这项修改并不意味着美国精神病学会在同性恋的成因和理想性方面采取任何立场。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并不是将之划为“正常”，或者将之等同于异性恋。精神病学并没有向同性恋政治屈服。

1973年12月5日，美国精神病学会董事会举行会议，接受了斯匹策的建议，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代之以“性倾向失调”。董事会同时通过了措辞强烈的决议，阐明学会反对在就业、住房和公共服务方面对同性恋者实行歧视，并要求各级政府通过法规，保护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



les+工作室 since 2005.12
由拉拉、双性恋、跨性别、亲同人士等多样性向年轻人创建的同志公益性组织。
创建印制国内唯一女同杂志《les+》，举办影展、展览、话剧、训练营等多样性文化活动，
我们的宗旨是以文化传播的方式，让包括同性恋在内的人们看到同性恋群体明亮自信的生活。

www.lesplus.org

联系和资助我们

网站: www.lesplus.org

网店: <http://shop34197383.taobao.com/>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lesplus>

邮箱: lesplus@yahoo.com.cn